

國

語 附校刊札記

一







國語

附校刊札記

(二)

章昭注

國語卷第六

齊語

桓公自莒反於齊。桓公齊太公之後。僖公之子襄公之弟。桓公小白也。初襄公立。其政無常。鮑叔牙曰。亂殺無知。逆子糾于魯。莊公不卽位。遣而盟以要之。齊大夫歸逆小白于莒。莊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使鮑叔牙爲宰。鮑叔牙之子叔牙也。宰也。幸太宰也。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庸也。凡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其管夷吾乎。管夷吾齊卿姬姓之後。敬仲也。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以使民柔安也。寬則得衆惠則足。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軍門立旆爲軍門。若今牙門矣。加益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三君皆云。濱近也。管仲臣於子糾。乾時之戰。親射桓公。中鉤。鮑叔對曰。夫爲其君動也。君子君若有宥而反之。夫猶是也。宥赦也。猶是言爲桓公曰。若何。若何。鮑子對曰。請諸魯。是時桓公使鮑叔牙晉殺子糾。邵忽死之。管仲不死。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施伯魯大夫惠公之孫。施父之子。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以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魯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之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莊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

才也。才冠天。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爲魯國憂矣。莊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屍授之。授予齊使也。莊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以親爲戮。欲得生自戮之。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猶未得所請也。請生之。於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之而退。比至三晉。三浴之。以香塗身曰豐。亦或爲薦。桓公親逆之于郊。逆迎也。郊而與之坐。而問焉。還國與坐也。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爲高位。自尊也。田狩單弋。田獵也。狩圍守而取禽也。單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崇高也。九妃六嬪。唐尚書曰。九妃三國之女。以姪娣從也。昭謂正適稱妃。言九者尊之如一。明其淫侈也。陳妾數百。陳列也。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遊車之襲。戎士待陳妾之餘。戎車兵車也。遊車遊戲之車也。襲殘也。優笑在前。賢材在後。俳也。是以國家不日引。引申也。不月長。益也。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爲此若何。爲治也。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周管子之先也。績功也。言昭王穆王雖有所闕。猶能世法文武之常典。合羣叟。比校民之有道者。以合會也。叟老也。比比方也。校考合也。謂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合設象以爲民紀。象謂設教象之法於象魏也。周禮正月之吉。懸法典以成其功名也。周語曰。厲始革典。言至厲王乃變更文武之常典。合羣叟。比校民之有道者。也。謂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合設象以爲民紀。於象魏使萬民觀焉。挾日而斂之。所以爲民紀綱也。式權以相應。用民。使平均相應也。比綴以度。連其夫家也。度法也。轉本肇末。轉等也。肇正也。謂先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糾牧也。班序顚毛。以爲民紀。統列項髮之白黑。使長幼有等。以爲治民之經紀。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參三也。國郊以内也。伍五也。鄙郊以外也。謂湯王謂若湯武也。定民之居。成民之事。謂使四民各居其職所也。若工就官府。農就田野。所以成其事也。就陵爲之終葬也。而慎用其六柄焉。六柄本也。納本也。

貴賤富農工商四民謂士雜處農工商易變也。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羣萃而州處_{萃集也}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_{遷移也}物事也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_{肅疾}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用權_{平也}視其平沈之均論比協材_{論擇也比比其善惡也}辨其功苦_{辨別也功牢}權節其也節_{節其大小輕重}視其剛柔也_{謂死生疑釋之時也}一日暮從事施於四方_{施其物用於四方也}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_{陳亦示也功成功也}功善則有賞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爲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_{四時所用者預資之}而監其鄉之資_{監視也資財也}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_{背負肩曰擔任抱也荷揭也}服牛軶馬_{謂牛服車也}詩云晚彼牽牛以周四方_{周編}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賈鬻貴_{市取也賣也}旦暮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_{賴羸也}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爲商令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_{四時樹藝各有宜也}權節其用耒耜_{立春之後耕謂之耕}及寒擊菑除田_{謂季冬大寒之時耕謂之耕}之以待時耕_{時耕謂之耕}及耕深耕也平節其器用小大倨勾之宜也_{耜拂}及寒擊菑除田_{謂季冬大寒之時耕謂之耕}之以待時耕_{時耕謂之耕}及耕深耕也所以擊草也芟大籜所以芟草也_{耜拂}及寒擊菑除田_{謂季冬大寒之時耕謂之耕}之以待時耕_{時耕謂之耕}及耕深耕也平而疾耰之以待時雨_{疾速也}耰平也時雨既至挾其槍刃耨鋤_{在掖曰挾槍椿也刃鋤}以旦暮從事於時雨生當種也時雨既至挾其槍刃耨鋤_{在掖曰挾槍椿也刃鋤}以旦暮從事於

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襪襪。脫解也。茅蒲。簞笠也。襪襪。蓑屨衣也。或作萌萌。竹萌之皮。所以爲笠也。霑體塗足。霑濡。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敏猶材也。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曠。近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秀民。民之秀出者也。賴恃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掌民之官。罪在五刑也。有司已於事而竣。已畢也。竣退伏也。桓公曰。定人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唐尚書云。四民之所居也。昭謂國都城郭之域也。唯士工商而已。農不在也。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爲二十一鄉。二千家爲一鄉。二十一鄉。凡肆萬戶。此管子制非周法也。工商之鄉六。工商各三也。二士鄉十五。唐尚書云。士與農共十五鄉。昭謂此士軍士也。十五鄉合三萬人。是爲三軍。農野處而不曠。不在都邑。公帥五鄉焉。五鄉萬人。是謂國子帥。五鄉公所帥也。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上卿各帥五鄉。皆齊之數。則下所云五鄙是也。參國起案。以爲三官。參三也。案界也。分國事以爲三也。臣立三宰。三宰三卿也。分使掌羣臣也。工立三族。族屬也。晉趙盾爲旄車之數。則各市立三鄉。市商也。商處市三也。故曰市也。澤立三虞。周禮有澤虞之官。虞度也。掌度山立三衡。周禮有山虞林衡之政也。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欲行伯道。討不義也。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周禮五人爲伍。百人爲卒。今管子亦以五人爲伍。而以二百人爲卒。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創也。遂滋民與無財。遂育也。滋長也。貧無財也。振業之。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諾。遂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亦以五人爲伍。而以二百人爲卒。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

寄政。事戎事也。隱匿也。寄託也。歷軍令也。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軌中一人爲之長也。十軌爲里。里有司。爲立有司也。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賈侍中云。良人。卿士也。以爲軍令。爲軍掌。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則居所爲軌出。則爲伍。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昭謂良人。卿大夫也。小戎。兵車也。此有司之所乘。故曰小戎。詩云。小人。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齊制也。周則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帥長也。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春田曰。蒐。振整也。旅。衆也。周禮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秋以獮治兵。秋田曰。獮。周禮仲秋教治兵。遂以獮田。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遷徙猶改更也。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恤。憂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也。世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見。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致死以相救。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方當作橫。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屏猶藩也。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鄉長。鄉大夫也。復。白也。周禮正月之吉。鄉大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惠質仁。夫受法于司徒。退班於鄉吏。以考其行也。惠解暎也。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竣退。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脛本曰。股肱臂也。大勇。有則以告。有而伏也。

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悌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上君長也。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比阿黨也。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官。役爲官長。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官長長官也。期期年也。伐功有所掌在官有功者。以告且選。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復白也。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休美也。惟慎端慤以待時。使民以勸。緩謗言。待時也。動不違時。足以補官之不善政。謂前有闕者也。桓公召而與之語。訾相其質。訾量也。足以比成事。比輔也。足以輔官而授之事也。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患難也。疚病也。豫設以國家之患難。問之不病不能也。退間之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能也。問其鄉本其行也。升以爲上卿之贊。贊佐也。謂之三選。三選鄉長所選官長所選公所訾相。國子高子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鄉里以齒長也。朝不越爵。賢不肖之爵幼不相踰也。罷士無伍。罷病也。無作曰病無伍無與爲伍也。周禮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罷民。罷女無家。夫稱家也。夫是故。民皆勉爲善。與其爲善於鄉也。不如爲善於里。與其爲善於里也。不如爲善於家。求其事行也。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上言參其國而伍其鄙。管子對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相視也。衰差也。視土地之美惡及所生出以差征賦之輕重也。移徙。政不旅舊。則民不偷。舊君之故舊也。偷苟且也。不以故人爲師旅則民也。孔子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之相與不苟且也。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謂時也。衡虞之官。禁令各順其時。則民之心不苟得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陵壠溝上之道也。九時則民之心不苟得也。陵阜陸墳。井田疇均。則民不憾。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墳溝穀地曰田。麻地曰疇。均平也。憾。

也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略則牛羊遂略奪也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爲邑邑有司制野鄙之政也此以邑下與郊內之制異也十邑爲卒卒有卒帥十卒爲鄉鄉有鄉帥三鄉爲縣縣有縣帥十縣爲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注一屬焉五屬四十長也立五正正長也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正五也聽大夫大夫之治也牧政聽縣牧五屬大夫也下政聽鄉下政縣帥也聽縣帥之治也聽鄉帥之治也桓公曰各保治爾所無或淫怠而不聽治者責也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桓公擇是寡功者而譴之譴謫也曰制地分民如一何故獨寡功教不善則政不治治理也一再則宥宥寬也三則不赦桓公又親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爲義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悌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五屬大夫於是退而修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矣以守則固以征則彊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君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鄰國鄰足國以爲援不然將爲己害難以遠征桓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審正也反還也侵地齊侵取鄰國之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積土爲封資財也而重爲之皮幣以驟聘眺於諸侯眺視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爲遊士八十人州十人

齊居一州爾雅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遊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民鬻之四方玩好人所玩弄以監其上下之所好監視也觀其所好則知其奢儉上下君臣也玩好物貴則其國奢賤則其國儉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爲之若何甲鎧也兵甲兵謂輕其過使以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重罪死刑也犀犀皮可用爲刑之疑者書曰五刑之疑有赦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索求也求訟者之情也三禁禁之三日使審實其辭成也十二矢爲束訟者坐成以束矢入於朝乃聽其訟兩人訟一人入矢一人不入則申曲則服入兩矢乃治之矢取往而不反也周禮以兩造禁人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也美金以鑄劍戟鑄治試諸狗馬狗馬難惡金以鑄鉏夷斤斲平地斤形似鉏而小斲研也試諸壤土甲兵大足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主主人共用軍也管子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棠潛棠潛魯使海於有蔽渠彌於有渚賈侍中云海海濱也有蔽言可依蔽也渠弭裨海也水中環山於有牢環繞也牢牛羊豕也言雖山可居者曰渚昭謂有此乃可以爲主人軍必依險阻者也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爲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衛之四邑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爲主燕今廣陽薊也反其侵地柴夫吠狗燕之二邑使海於有蔽渠彌於有渚環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侵地正其封疆地南至於飼陰飼陰地名齊南界也西至于濟北至于河東至于紀鄆李之邑已入於齊也有革車八百乘賈侍中云一國之賦八百乘也乘七十二人凡甲士六萬人昭謂此周制耳齊法以五十人爲小戎車八百乘當有四萬人又

於天下也。而車數多者，其副貳陪從之車也。或云：八當爲六，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卽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也。萊，今東萊也；莒，琅邪縣也。徐，夷，徐州之夷也。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汝山，濟渡也；汝水也。方城，楚北之阨塞也。謂師也。使貢絲於周而反。荊州諸侯莫敢不服。遂北伐山戎。山也。與諸侯飭牲爲載，以約誓于上下庶神。飭牲，陳其牲爲載書。與諸侯戮力同心也。并西征攘白狄之地。攘却也。白狄，赤狄之別也。至於西河，西河，白狄。方舟設汨，乘桴濟河。方，併也。編木曰汨。至于石枕，石枕，晉懸車東馬踰太行。與辟耳之谿拘夏。太行，辟耳山名也。拘夏，辟耳之谿也。三者皆山險谿谷，故懸鈎其車，逼東其馬以渡。西服流沙，西吳。流沙，西吳，雍州之地。南城於周城。城也。周襄王庶弟子帶作亂，與戎伐襄王，焚其東門不克。反胙于絳。說云：胙，賜也。謂天子致祭胙賞以桓公使仲孫湫徵諸侯戍周而城之事在魯僖十三年。祿龍旂，桓公於絳辭之。天子復使宰孔致之。賈侍中云：反復也。胙位也。絳，晉國都也。晉獻公卒，奚齊、卓子死，國絕無嗣。晉侯失其胙位，桓公以諸侯討晉至高梁，使陽朋帥師立公子夷吾。復之於絳，是爲惠公。事在魯僖九年。昭謂人君卽位謂之踐祚。此言桓公城周尊事天子，又討晉亂，復其胙位，善之也。案內傳宰孔於葵丘致胙肉，賜命無辭讓，反覆之文。賈君得之，唐從賈也。嶽濱諸侯莫敢不服。常山，而大朝諸侯於陽穀。陽穀之會，在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年。屬亦會也。兵車之會，謂魯莊十三年會於北杏。十四年會於郿。十六年會於淮。乘車之會，在僖三年。三年，諸侯甲不解纍。纍，所以盛甲也。兵不解翳。翳，所以蔽兵也。弦無弓。衣也。服矢衣，也。無者無所用也。隱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謂首止之會。會王。

葵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於桓公。周之公也。胙祭肉也。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事祭也。使孔致胙。且

有後命。且猶曰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天子稱王宦之伯舅無下拜無下堂拜賜也。桓公召管子而謀。管子對曰爲君不君爲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見客。客宰孔也。曰天威不違顏咫尺。遠也。顏眉目之。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曰爾無下拜也。承受恐隕越於下。以爲天子羞。隕墜也。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輅龍旗九旒渠
革爲之。皆以五采罽飾之。九就就成也。渠門兩旗所建。以爲軍門。若今牙門也。諸侯稱順矣。言下拜順於禮也。

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夫人魯莊夫人哀姜也。慶父莊公之弟共仲也。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莊公薨。慶父殺太子般。在莊三十二年。又弑閔公。在閔二年。二君弑死。國絕無嗣。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高子齊卿高奚仲也。

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邢姬姓周公之後夷儀邢邑也。狄人攻邢。男女不淫。牛馬選具也。淫見淫略在莊三十二年封而遷之在魯僖元年。河以衛之遣民立公孫申以寄于曹。是爲戴公。在魯閔二年。桓公城楚丘以封之。楚丘衛地。桓公遷其國。其畜散而無育。畜六畜也。散謂之而封之事在魯僖二年。其畜散而無育。失亡也。育養也。桓公與之繫馬三百。繫馬良馬在閔非放牧者。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非爲己動也。動爲救患分災也。是故諸侯歸之。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幣擎幣也。禮酬賓之禮也。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爲幣。罷不任用也。縷綦以爲奉。奉藉也。所以藉玉之藻也。易共也。縷綦文。鹿皮四分也。分散諸侯之使。垂囊而入。垂言空而囊也。綢載而歸。言重而歸也。綢叢也。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國諸侯既許桓公。許謂聽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己

也無不從也。故又大施忠焉。施其忠可爲動者爲之動。可爲謀者爲之謀。軍譚遂而不有也。諸侯稱寬。謂以軍滅之。不有以分諸侯也。桓公奔莒。過譚。譚子不禮。入又不賀。北杏之會。途人不至。故皆滅之。在魯莊十年及十三年。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言通者則先時禁之矣。東萊齊東夷也。使關市幾而不征。幾異眼識。異言也。征稅也。取魚鹽。以爲諸侯利。諸侯稱廣焉。施惠也。築葵茲晏負夏領釜丘。四者皆厄塞。與戎衆狄接也。以禦戎狄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禁暴。禁其暴掠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四塞諸夏以衛諸夏之地。衛蔽。所以示權於中國也。教大成定三革隱五刃。定莫也。隱藏也。三革甲冑盾也。五刃刀劍矛戟矢也。說云。三革甲楯鼓非也。兵興焉得廢鼓。朝服以濟河而無忧惕焉。以平晉也。文事勝矣。勝舉也。是故大國慙媿。小國附協。唯能用管夷吾。寧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五子皆齊大夫也。隰朋齊莊公之曾孫戴仲之子成子也。

國語卷第七

晉語一 武公

武公伐翼殺哀侯。武公曲沃桓叔之孫嚴伯之子，武公稱也。翼晉國都也。哀侯晉昭侯之孫鄂侯之子，哀侯光也。初，昭侯分國以封叔父桓叔，爲曲沃伯。沃盛彊，昭侯微弱。後六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昭侯之子孝侯於翼，更爲翼侯。後十五年，桓叔之子嚴伯伐翼，殺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魯桓公三年，曲沃武公伐翼，殺哀侯。後竟滅翼侯之後，而兼之。魯莊公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武公以一軍止禪共子。止禪共子曰：「苟無死。」禪共子晉哀侯大夫，共叔成也。初，桓叔爲曲沃伯，共子之父禪賓傅之，故止禪共子。使無死也。吾以子見天子，於天子者也。執政命辭曰：「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三君父師也，如。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食謂祿也。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族類也。壹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君在師爲師也，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賜惠也，以力。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私利謂不死。君何以訓？謂家臣也。臣也。君知成將死，其君爲從臣道也，故從君而使止臣。未知成不死，而待君於曲沃之爲二也。從君而使止臣，未知成不死，而待君於曲沃之爲二也。從君而使止臣，未知成不死，而待君於曲沃之爲二也。貳君焉用之？貳君焉用之？心也。遂鬪而死。

獻公卜伐驪戎。獻公晉武公之子，獻公詭諸也。驪戎西戎之別，在驪山者也。其史蘇占之。史蘇晉大夫也。占卜之史也。曰：「君男爵，姬姓，秦曰驪邑。漢高帝徙豐民，更曰新豐。在京兆也。」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挾以衡骨。齒牙爲猾。遇見也。挾猶會也。骨所以鍛刺人也。猾弄也。齒牙中，有從畫，故曰衡骨。」

骨在口中。齒牙弄之。以象讖口之爲害也。禮卜師作龜。大夫占兆。史占墨。戎夏交掉。兆有二畫。外象戎。內象諸夏。夏謂晉云。言晉勝戎。且懼有口。齒牙銜骨。皆在口也。攜民國移心焉。攜離也。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與之。對曰。苟可以攜其入也。必甘受逞而不知。胡可壅也。胡何也。逞快也。壅防也。甘言入耳。心以爲快。而不知其惡。何可防止也。公弗聽。遂伐驪戎。克之。克勝也。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爲夫人。驪姬驪戎君之女也。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司正正賓主之禮者也。實滿也。曰。飲而無肴。肴俎也。夫驪戎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爵。罰女以無肴。克國得妃。其有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卒盡。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蔽兆之紀。失臣之官。紀經也。失官失守官之節也。失有罪。二焉。何以事君。二罪蔽也。大罰將及。不唯無肴。及至也。蔽兆失官。則有大罪。非但無肴也。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凶。備之爲瘳也。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不信卜。難也。何敢憚罰。憚難也。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有男戎必有女戎。戎兵兵言其禍也。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克曰。何如。里季子也。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桀禹十七世王。臯之孫王。發之子。夏癸也。有施喜姓之國。妹喜其女也。以女進人。曰女。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伊尹。湯相伊摯也。自夏適殷也。比比功也。伊尹欲亡夏。妹喜爲之作禍。其功同也。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姐己女焉。殷辛湯三十世帝乙之女。殷紂也。有蘇已姓之女。周佐武王以亡殷也。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幽宣王之子。幽王宮涅也。有褒姒姓之國。幽王娶姒有寵。生伯服。伯服攜。於是乎與虢石甫比。石甫虢公之名。鄭語曰。虢石甫讒詔巧佞之人。逐太子宜臼。宜臼申后之子。平王名也。申人鄆人召西戎以也。而立以爲卿士也。遂太子宜臼。宜臼申后之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姜姓之國。申人鄆人召西戎以也。

伐周周於是乎亡。鄧姓禹後也。及西戎素與申國婚姻同好。幽王欲殺宜臼以成伯服求之於申。申人弗予。遂伐之。故申鄧召西戎以伐周。殺幽王於戲。今晉寡德而安俘女。軍獲又增其寵。立以爲夫人也。雖當三季之王亦不可乎。桀紂幽王也。且其兆云。挾以衡骨。齒牙爲猾。我卜伐驪。龜往離散以應我。應答也。往令人告龜辭往。夫若是。賊之兆也。非吾宅也。賊敗國家之兆也。宅居也。非吾所安居也。離則有之。國分也。不跨其國。可謂挾乎。跨猶據也。言驪姬不得志於其君。若跨其國而得其君。雖逢齒牙以猾其中。誰云不從。言驪姬若能跨據晉國而得志於君。齒牙之猾雖爲中害。國人逢之。誰有不從者。言必從也。諸夏從戎。非敗而何。從政者不可以不戒。亡無日矣。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也。宜。言其感亂亡皆其宜也。宜民之主也。縱惑不疚。疚病也。縱其淫。惑不以爲病。言不得復追鑑。鑑鏡也。言不得復追鑑。今晉國之方偏侯也。方大也。偏偏方也。乃甸內偏在側。大國齊。雖欲縱惑未獲專也。專擅大家鄰國將師保之。大家上卿也。師保多而驟立。不其集亡也。驟數至也。雖驟立不過五矣。且夫口三五之門也。口所以紀三辰宣。是以讒口之亂。不過三五。少則三君。且夫挾小鯁也可以小戕。而不能喪國。害在內爲戕。戕猶傷也。喪亡也。當之者戕焉。當值也。值骨於晉何害。害也。雖謂之挾。而猾以齒牙。口弗堪也。牙口不能勝也。喻不能終害也。其與幾何。言不久害也。晉國懼則甚矣。亡猶未也。商之衰也。衰謂帝甲之世也。其銘有之。刻器曰銘。謂鐘鼎之戒。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嗛嗛猶小小也。不可以矜也。而祇取憂也。矜大也。嘸嘸之食不足狃也。食祿也。不能爲膏。而祇罹咎也。膏肥也。雖驪之亂。其罹咎而已。其何

能服驪姬也。福告而已。其後二子爲里。吾聞以亂得聚者。衆也。非謀不卒時。卒盡也。三月爲一時。非有克所殺是也。何能服。何能服人也。吾聞以亂得聚者。衆也。非謀不能盡。一時齊無知。是也。非人不免難。非得人衆。不能自免。非禮不終年。非有禮法。不能終其十年。齊懿公。商人是也。賈處云。非也。非有天命祐助。不能歷世長久也。若齊桓晉文。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子孫繼業。神所命也。今不據其安。不可謂能謀。據居也。言驪姬之謀。不居安。行之以齒牙。不可謂得人。行齒牙之猾。以害人。廢國而向已。不可謂禮。發國謂盡害。羣公子。以不度而适求不可謂義。適邪也。不度利害之本。而以邪以寵賊怨。不可謂德。賈市也。言恃寵愛以市。少族而多敵。不可謂天。少族族類少也。多敵多也。德義不行。禮義不則。賈怨無德。適求非義。故棄人失謀。天亦不贊。牙爲棄人。不據其安。爲失謀。少族多敵。故天不贊。助吾觀君夫人也。若爲亂。其猶隸農也。徒也。今之雖獲沃田。而勤易之。沃美也。將不克饗。爲人而已。爲他人耳。士鳩曰。誠莫如豫。豫而後給。士鳩晉大夫。劉累之後。隰叔之子。子輿也。夫子誠之。夫子郭偃也。抑二大夫之言。其皆有焉。二大夫史。既驪姬不克。晉也。不能服。晉正於秦。五立而後平。正者爲秦家鄰國。將師保之。是也。謂以兵納惠公。殺呂郤之屬也。五立謂奚齊。卓子。惠公。懷公。至文公。乃平也。

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驪子。驪戎之君也。本爵男。獲驪姬以歸。立以爲夫人生奚齊。其姊生卓子。女子。謂後生爲姊。於驪姬請使申生主曲沃。以速懸。申生。獻公太子。恭君也。獻公娶于賈。無子。蒸于齊。姜生申男。則言妹也。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重耳。夷吾。申生。異母弟也。蒲。奚齊處絳。晉時都。以微無辱之故。鎮於外。以微備。

戎狄無恥。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曰：君以驪姬爲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疾其君也。昔者之伐也，興百姓以爲百姓也。昔者謂古明君也。爲百是以民能欣之。欣欣戴也。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死也。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封厚民外不得其利，不得攻伐之利也。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判離也。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彊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好者好之，惡者惡之，樂則說之，安則居之。故能有常。此言獻公好惡安樂，皆非其所有也。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始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恥，而信其欲。信古申字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美。好其色，必授之情。情謂許其立也。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厚益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必自女戎。深亂亂深也。女戎女兵也。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太子而逐三公子。謂重耳奔梁也。君子曰：知難本矣。謂史蘇也。

驪姬生奚齊，其姊生卓子。公將黜太子申生，黜廢而立奚齊。里克不鄭。荀息相見，里克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其若之何？荀息曰：吾聞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聞違命。竭盡也。君立臣從，何貳之有。君正嗣臣則從也。不鄭曰：吾聞事君者從其義，不阿其惑。阿隨惑則誤民，民誤失德，是棄民也。言民失德，陷於刑辟，是棄之也。民之有君，以治義也。上下之義也。義以生利，利以豐民。有義故生利也。若之何其民之與處而棄之也？必立太子。里克曰：我不佞，雖不識義，亦不阿惑。吾其靜也。靜默三大夫乃別。蒸于武公。蒸冬祭也。武公獻公稱疾，不與使奚

齊莅事。莅，臨也。稱疾不自祭而使奚猛足乃言於太子。猛足，太子子臣也。曰：伯氏不出，奚齊在廟。賈唐皆云：伯氏申突也。昭謂是時狐突未杜門，故以伯氏爲申生。伯氏猶言長子也。太子曰：吾聞之，羊舌大夫安固也。子盍圖乎？圖所以自敬事父以孝，受命不遷爲敬。遷徒敬順所安爲孝。敬順父，棄命不敬。我棄之爲不敬也。作令不孝。我棄之爲不敬也。作令謂以有也。又何圖焉？且夫間父之愛而嘉其貺，有不忠焉。間離也。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孝敬忠貞君父之所安也。安，安也。棄安而圖遠於孝矣。吾其止也。

獻公田見翟祖之氣。氣，獵也。翟祖，國名也。氣，殺也。歸寢不寐也。寐，瞑也。卻叔虎朝公語之。語，以寢不寐也。卻叔虎晉大夫。郤芮之父郤對曰：牀第之不安邪？抑驪姬之不存側邪？公辭焉出。語士蔿曰：今夕君寢不寐，必爲翟祖也。翟祖意在翟祖也。夫翟祖之君好專利而不忌也。忌難。其臣競詔以求媚，其進者壅塞。其臣競詔故進者則壅塞其上，使不聞過也。其退者拒違。拒違其君也。其上貪以忍，忍爲其下偷以幸。偷苟且也。有縱君而無諫臣。縱放也。有冒上而無忠下。冒抵冒也。君臣上下各饜其私以縱其回。饜足也。民各有心而無所據依也。據仗以是處國，不亦難乎？君若伐之，可克也。吾不言子必言之。不言讓上也。士蔣以告公悅，乃伐翟祖。郤叔虎將乘城。乘升也。其徒曰：棄政而役非其任也。政猶職也。役，服戎役也。郤叔虎曰：旣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君？壯事力役也。言已被羽先升，遂克之。羽翼繫於背，若今軍將賓時矣。

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優俳也。施其名。驪姬問焉，曰：吾欲作大事。大事廢嫡而難三公子之徒，如何？三公軍將賓時矣。

夷吾也。對曰：早處之使知其極。處定也。極至也。當早定申生分之都。不敢慢。雖其慢。乃易殘也。言有官任而違慢易殘毀也。驪姬曰：吾欲爲難安始而可。難爲欲殺三公。優施曰：必於申生其爲人也。小心精潔。小心多畏忌。而大志重。大年長也。又不忍人。不忍施惡於人。精潔易辱。重債可疾。債讐者守節不易其情。不忍人必自忍也。自忍忍能辱之近行。辱謂被以言知辱者。雖重必移也。驪姬曰：重無乃難遷乎也。遷移優施曰。知辱可辱。可辱遷重。固執常謀。因罪以去之也。今子內固而外寵。內固內得君心。外寵外見寵愛。且善否莫不信。所善惡無不見信。若外殫善而內辱之。無不遷矣。殫盡也。外盡以善意待太子。而內以不義加辱之。則其心無不。且吾聞之。甚精必愚。精銳近。精爲易辱。愚不知避難。雖欲無遷。其得之乎。是故先施讒於申生。驪姬移二五。使言於公。賂二五。使言於公。賂遺也。二五獻公嬖大。曰：夫曲沃君之宗也。宗本宗也。曲沃桓叔之封先君。夫梁五與東關五也。二屬有南北也。今河東。君之疆也。疆境也。二屬有南北也。今河東。不可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威畏疆場無主。則啓戎心。啓也。開戎侵盜之心也。晉南有陸渾之戎。蒲接之北。有山戎。二屬接之。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二公子主蒲與屈。乃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旌章也。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使俱者。二五同聲也。廣莫。北狄沙晉之啓土。不亦宜乎。啓土。闢疆也。公說。乃城曲沃。太子處焉。又城蒲。公子夷吾處焉。驪姬旣遠太子。乃生之言。生。生讒太子。由是得罪。

十六年。公作二軍。獻公十六年。魯閔之元年也。魯莊十六年。王命晉武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以伐

公以一軍爲晉侯。至此初作二軍。軍之有上下也。武公

霍叔霍周文王子之國也。師未出，士士爲周文王子焉言於諸大夫曰：夫太子君之貳也。貳副恭以俟嗣，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士而官之。位以卿也。是左之也。左猶外也。吾將諫以觀之，乃言於公曰：夫太子君之貳也，而帥下軍，無乃不可乎？公曰：下軍上軍之貳也。寡人在上，申生在下，不亦可乎？士士爲周文王子焉對曰：下不可以貳。上猶足不可以貳手也。公曰：何故？對曰：貳若體焉。體四支也。上下左右，以相心目。相助也。用而不倦身之利也。倦勞也有貳故不勞也。上貳代舉手也。手足左右各自爲貳手也。公曰：何代更也？下貳代履。履步也。周旋變動，以役心目。役爲也。故能治事以制百物。器用無異也。制裁持也。裁持若下攝上，與上攝下。持也。周旋不動，以違心目。其反爲物用也，何事能治？爲物用與百物故古之爲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左右缺部也。闕不知敵不成而不知是以寡敗。知有闕不若以下貳上，闕而變敗，弗能補也。變更變非聲章，弗能移也。鼓也。聲章過數，則有釁。有釁，則敵入。數則有隙，敵見隙而犯已也。敵入而凶，救敗不暇，誰能退敵？內猶凶凶，恐懼也。退却也。敵之如志，國之憂也。可以陵小難，以征國。以陵小國難以征大國君其圖之。公曰：寡人有子而制焉，非子之憂也。對曰：太子國之棟也。棟成，乃制之，不亦危乎？棟成謂位已定而更其制使將兵危之道也。公曰：輕其所任，雖危，何害？輕其所任謂輕太子所任不重責也。雖近危猶無害也。士士爲周文王子焉出語人曰：太子不得立矣。改其制而不患其難，輕其任而不憂勤，而不入不如逃之。不入君意也。逃去也。君得其欲，太子遠死，且有令名，爲吳太伯，不亦可乎？得其欲得立奚齊也。吳伯故曰：吳太伯也。太子聞之，曰：子與之爲我謀，忠矣。子與士然吾聞之，爲人子者，患不從，不患無名。

不從不從爲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祿今我不才而得勤與從勤從也又何求焉焉能及吳太伯乎太子遂行克霍而反讖言彌興潤益

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彊_彊也_彊甚寬惠而慈於民_{慈愛}也皆有所行之_{行之皆有法術}也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無乃以國故而行彊於君_{以國故恐敗國之故而以彊劫君}君未終命而不歿_{歿終}也君其若之何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_{盍何不也}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於其父乎_{惠愛}也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言曰爲仁與爲國不同爲仁者愛親之謂仁爲國者利國之謂仁_{利國謂安社稷利百姓}故長民者無親無親無衆以爲親苟利衆而百姓和豈能憚君_{豈憚殺君}以衆故不敢愛親衆況厚之_{況益也}言以衆故殺君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也_{美善也晚後也蓋掩也}凡民利是生_{謂爲民生利}殺君厚而利衆衆孰沮之_{沮敗殺親}無惡於人人孰去之苟交利而得寵志行而衆悅_{交俱欲其甚矣}欲_{太子也誰不}雖欲愛君惑不釋也_也今夫以君爲紂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_{良善也喪亡也若紂有善子知紂之惡}終必滅國以計言之不如先自殺之無章其惡而否哉先自亡之故君欲勿恤其可乎_{恤憂}若大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君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_{稱老以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自桓叔以來孰能愛親桓叔獻_{授申生}曲沃桓叔成師也桓叔伐晉殺其兄子昭侯於翼桓叔生嚴伯嚴伯又伐翼殺昭侯之子孝侯嚴伯生武公武公滅翼而兼之武公生獻公獻公滅桓嚴之族唯無親故能兼翼公曰不

可與政。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侯。未歿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弗勝。不可謂威。我授之政。諸侯必絕能。絕於我。必能害我。夫政而害國。不可忍也。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臯落狄之朝夕。苛我邊鄙。臯落東也。苟擾使無日以牧田野。無日不有狄敵。故不得牧於田野。君之倉廩固不實。又恐削封疆。君盍使之伐狄。以觀其果於衆也。與衆之信輯睦焉。果於用師。輯和也。若不勝狄。雖濟其罪可也。濟渡也。以不勝罪之。若勝狄。則善用衆矣。求必益廣。所益乃可厚圖也。且夫勝狄。諸侯驚懼。吾邊鄙不儆。倉廩盈。四鄰服。封疆信。君得其賴。信審也。賴利也。又知可否。利多矣。君其圖之。公說。是故使申生伐東山。東山臯落氏。衣之偏襲之衣。佩之以金玦。襲在中。左右異故曰偏。如環而缺。以金爲之。玦亦離傳。曰。金寒玦離。則必惡其心而害其身。僕人贊聞之。曰。太子殆哉。太子僕也。殆危也。君賜之奇。奇生怪。怪生無常。無常生不立。奇異也不立。使之出征。先以觀之。觀其用。衆也。故告之以離心。而示之以堅忍之權。離心偏衣中分也。堅忍金玦。則必惡其心而害其身矣。惡其心。必內險之。險危也。害其身。必外危之。外危之使攻伐也。危自中起。難哉。且是衣也。狂夫阻之衣也。狂夫方相氏也。阻古詛字。將服是衣。必先詛之。周禮方相氏之。其言曰。盡敵而反。謂狂夫祭謂狂夫祭之言也。雖盡敵。其若內讒何。申生勝狄而反。讒言作於中。君子曰。知微。知微謂僕人贊也。

十七年冬。公使太子伐東山。獻公十七年。魯閔二年也。里克諫曰。臣聞臯落氏將戰。言其不服。將與申生戰。君其釋申生也。釋舍也。公曰。行也。里克對曰。非也。非故事也。君行。太子居以監國也。君行則守。君行太子從以撫軍也。有守則從。今君居太子行。未有此也。公曰。非子之所知也。寡人聞之。立太子之道三。身鈞以年。以年立長也。年同以愛。立所愛。

疑決之以卜筮。愛同也。筮子無謀吾父子之間。吾以此觀之。欲觀其能否也。公不說。里克退見太子。

言吾使之征伐

也

公

太子曰。君賜我以偏衣金玦。何也。里克曰。孺子懼乎。衣躬之偏。而握金玦。令不偷矣。孺子何懼也。孺子少子偏半也。分身之半。以授太子。又令握金玦。兵要也。君今於太子。不爲薄矣。夫爲人子者。懼不孝。不懼不得。克曰。子懼不幸。且吾聞之。曰敬賢於請。賢愈也。言執恭。無懼不得立。其父出。太子遂行。狐突御戎。先友爲右。狐突晉周姓。唐叔之後。狐偃之父。狐突伯。勉其子。行也。先友晉大夫。先丹木之族。右車右。衣偏之衣。而佩金玦。出而告先友曰。君與我此何也。先友曰。中分而金玦之權。在此行也。孺子勉之乎。中分。中分君之半也。狐突歎曰。以厖衣純。雜色曰厖純。而玦之以金銖者。寒之甚矣。胡可恃也。玦猶離也。銖猶灑灑也。雖勉之。狄可盡乎。先友曰。衣躬之偏。握兵之要。提兵之要。金玦之勢也。金爲兵。在此行也。勉之而已矣。偏躬無慝。兵要遠災。慝惡也。衣身之半。君無惡意也。親以無災。又何患焉。至于稷桑。稷桑臯落。狄人出逆。逆拒申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突聞之。國君好艾。大夫殆。艾當爲外聲。相似誤也。好外多嬖。多嬖妾也。嬖專寵。故適子殆。國家亂。則社稷危。周幽王是也。若惠於父。而遠於死。惠順也。去避奚齊爲順父心。而遠於死也。傳曰。狐突欲行。惠於衆。而利社稷。其可以圖之乎。去則國不爭。故利社稷。況其危身於狄。以起讒於內也。申生曰。不可。君之使我。非歡也。我也。抑欲測吾心也。測猶度也。是故賜我奇服。而告我權。奇服偏襲。又有甘言焉。申生將去。父又以言之大甘。其中必苦。譖在中矣。君故生心。有此甘言。非本意。故言生心也。雖蝎譖焉。避之不若戰也。蝎。木蟲也。譖從中起。如不戰而反我。

罪滋厚。溢益我戰死。猶有令名焉。有恭從之名也。果敗狄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不避難也。君子曰。善深謀也。

國語卷第八

晉語二 獻公

反自稷桑處五年。自從也。從伐東山戰於稷桑而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謀謀試公也。曰。吾固告君日得衆。日往也。衆不利焉能勝狄。衆若不利焉肯順。謂太子不順也。不順也。吾聞之。申生甚好信而彊。彊彊禦也。信言必行之。又失言於衆矣。雖欲有退。衆將責焉。以取國也。退謂改。言不可食。衆不可弭。弭弭止也。是以深謀。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優施曰。君旣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心使來從已用也。一日言。子爲我具特羊之饗。特一也。凡牲一。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郵過。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唱我。里克妻字唱啖也。孟或作盍。我教茲暇豫事君。茲此也。暇閒也。豫樂也。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烏。烏。吾讀如魚。吾吾不敢自親。吾吾然其智。曾不如烏。烏也。人皆集於苑。己獨集於枯。集止也。苑茂木貌已里克也。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爲夫人。其子爲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旣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無母諭。傷傷病也。有謗。謗謗也。優施出。里克辟。奠不餐而寢。辟去。

熟食。莫置也。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而女也。曰。然君旣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旣

成矣。成定也。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乘執君志以殺太子。不忍爲也。通復故交。吾不敢。交與太

曰。免中立不阿君。亦不助太子也。旦而里克見丕鄭。夜半召優施。旦而見丕鄭。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

齊。不鄭。曰。子謂何。謂對優。施言也。曰。吾對以中立。不鄭。曰。惜也。惜其失言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不然也。拒之以不然也。則驪姬意疎。不敢必也。亦固太子以攜之。固持也。攜離也。固持離也。多爲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閒也。計術以變

易其志。志少疎。乃今子曰。中立。況因其謀也。況益。彼有成矣。難以得閒。里克曰。往言不可及也。及追且人

中心。唯無忌之。何可敗也。言驪姬唯無忌難之心。執之已固。何可敗也。子將何如。不鄭。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爲我心。制不

在我。君爲我心。以君爲心。里克曰。弑君以爲廉。賈侍中云。廉猶利也。以太子故。弑君以自利。唐尚書云。

廢獻公在位。而以君爲奚齊。非也。君獻公也。長廉以驕心。因驕以制人家。吾不敢制。裁也。自大其廉。而有

人之父子。吾抑撓志以從君。爲廢人以自利也。撓屈也。人利方以求成人。吾不能。方道也。利得道以求成

歸福。齊姜申生母。申生許諾。乃祭於曲沃。歸福於絳。晉所都也。公田。驪姬受福。乃寘鳩於酒。寘置也。寘董于

肉。董烏公至。召申生獻。獻。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肉。犬斃。斃死。飲小臣

將伏也。伏隱。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難殺申生。譖驪姬以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夢齊姜。必速祠而

歸福。齊姜申生母。申生許諾。乃祭於曲沃。歸福於絳。晉所都也。公田。驪姬受福。乃寘鳩於酒。寘置也。寘董于

肉。董烏公至。召申生獻。獻。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肉。犬斃。斃死。飲小臣

酒。亦斃。小臣陰命閹士也。陰命閹士。掌陰。原款申生。申生奔新城。新城曲沃也。新杜原款。將死。使小臣圍告

於申生小臣太子小臣也名圍原款因爲告太子曰款也不才寡智不敏敏達也不能教導以至於死不能深知君之心度度寸也棄寵求廣士而竄伏焉棄寵令太子棄位也求廣士奔他國也竄隱也小心狷介不敢行也狷者守分有所不爲言雖知當與行是以言至而無所訟之也言讒也故陷於大難乃逮于讒逮及然款也不敢愛死唯與讒人鈞是惡也人讒驪姬也吾聞君子不去情不去忠愛之情也不反讒反謂覆申理也讒行身死可也猶有令名焉有名也死不遷情彊也易遷同也

也守情說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使有遺言屬狐突是也孺子勉之死必遺愛死民之思不亦可乎申生許諾死民之思爲人謂申生曰非子之罪何不去乎申生曰不可去而罪釋必歸於君是怨君也怨歸於君也歸於君章父之惡取笑諸侯吾誰鄉而入取笑諸侯諸侯所笑也當趣誰鄉入誰國也內困於父母外困於諸侯是重困也棄君去罪是逃死也吾聞之仁不怨君智不重困勇不逃死若罪不釋去而必重去而罪重不智逃死而怨君不仁有罪不死無勇去而厚怨惡不可重死不可避吾將伏以俟命驪姬見申生而哭之沃哭曲沃也曰有父忍之況國人乎有父忍自殺之況能愛國人乎忍父而求好人人孰好之殺父以求利人人孰利之皆民之所惡也難以長生驪姬退申生乃雉經於新城之廟雉經頭槍而懸死也將死乃使猛足言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聽伯氏以至於死猛足申生臣也伯氏狐突字也不聽謂稷桑之戰不從其言也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國家多難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圖吾君圖爲之謀也申生受賜以至於死雖死何悔是以謚爲共君謚法既過能改曰共國人告公以此謚也公令閼楚刺重耳重耳逃於狄閼驪姬旣殺太子申生又譖二公子曰重耳夷吾與知共君之事言與其逆謀也公令閼楚刺重耳重耳逃於狄閼

懷士也。楚謂伯楚寺人披之字也。於令賈華刺夷吾。夷吾逃於梁。

賈華晉大夫。梁嬴姓之國。伯爵也。唐尚書云。晉滅以爲邑。非也。是時梁尙存。至魯僖

十九年。秦取之。盡逐羣公子。羣公子獻公之庶孽及先君之子。乃立奚齊焉。始爲令國無公族焉。

支庶也。傳曰。獻公之子九人。云。晉滅以爲邑。非也。是時梁尙存。至魯僖

二十三年。魯僖五年也。公使寺人披狐偃曰。無卜焉。偃

二十二年。公子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適齊。楚伐蒲城。

重耳自蒲出奔。及至也。柏谷晉地。狐偃曰。無卜焉。偃

犯也。無卜不須卜也。子

夫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困往。望大。望諸侯朝貢

道遠難通。通至不恤亡公子也。道遠難通也。望大難走歸

走困往多悔。困且多悔。不可以走。望力也。望其

若以偃之慮。其狄乎。可之。夫狄近晉而不通。不與晉

多怨。多怨於戎狄也。走之易達。不通可以竄惡。竄隱

多怨可與共憂。今若休憂於狄。以觀晉國。且以監諸侯之爲

其無不成。監視也。之爲爲誰動也。乃遂之狄。處一年。公子夷吾亦出奔。

處狄一年。魯僖之六年也。公使賈華伐屈。夷吾自屈出奔。曰。盍

從吾兄竄於狄乎。冀芮曰。不可。冀芮晉大夫。後出同走。不免於罪。

同走嫌同謀也。且夫偕出偕入難也。俱聚居異

情惡。聚共也。虞云。重耳夷吾情好不同。故惡相

不若走梁。梁近於秦。秦親吾君。吾君老矣。秦穆夫人獻公

也。子往驪姬懼。必援於秦。以吾存也。以吾存者。以吾

且必告悔。是吾免也。免免。乃遂之梁。居四年。在魯僖之九年。

奄楚。以環釋言。

居梁二年。魯僖之七年也。環玉。四年復爲君。居梁四年。在魯僖之九年。

虢公夢在廟。虢公王季之子。文王之弟。虢仲之後。虢公醜也。廟宮廟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西榮也。公懼而走。神曰。無

走。帝命曰。使晉襲於爾門。帝天也。公拜稽首。覺召史嚚占之。史嚚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蓐收西方

之官也。傳曰。少皞天之刑神也。神殺之。天事官成。官成禍福各

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欲轉吉之。舟之

氏有子。該爲蓐收。天之刑神也。神殺之。天事官成。官成禍福各

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欲轉吉之。舟之

僑告諸其族。虢大夫曰。衆謂虢不久。吾乃今知之。以其賀君不度而賀大國之襲於己也。何瘳。度撲也。大意而今賀之。何損於禍。神吾聞之曰。大國道小國襲焉曰服。襲入小國傲大國襲焉曰誅。傲慢民疾君之侈也。是以遂於逆命。逆命拒違今嘉其夢。侈必展。展申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鑒鏡也。鏡所以自省察也。民疾其態。天又誑之。誑猶惑也。大國來誅。出令而逆。謂令國宗國既卑。諸侯遠已。宗國公族也。內外無親。其誰云救之。言吾不忍俟也。將行。行去以其族適晉六年。虢乃亡。適晉在魯閔二年也

後六年晉僖五年也

伐虢之役。師出於虞。晉僖五年獻公伐虢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宮之奇虞大夫也。諫虞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留外寇謂舍晉軍於國除闇以應外。謂之忠。除去也。去已闇昧之心以定身以行謂之信定安也。行事以求安其身。謂之信。謂假道以伐虢也。今君施其所惡於人。闇不除矣。已之所惡而以施人以賄滅親身不定矣。賄財也。謂虞乘垂棘之璧。假之道也。親謂虢太王之後。虢王季之胄除去了也。去已闇昧之心以定身以行謂之信也。虞夫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既不忠信而留外寇。寇知其釁而歸圖焉。隙圖謀已自拔其本矣。何以能久。本謂忠信也吾不去懼及焉。以其孥適西山。孥妻子也。西山國西界三月虞乃亡。晉滅之

獻公問於卜偃。卜偃督掌卜。曰。攻虢何月也。宜用何月。對曰童謡有之。童童子也。行歌曰謡丙之晨。龍尾伏辰。丙早。朝也。龍尾尾星也。伏隱也。辰日月之交會也。謂晉僖五年冬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丙子朔朝日在尾月在天策伏辰在龍尾隱而未見均服振振。取虢之旅。均同也。戎服君臣間也。振振威武也。交鶉之賁。責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一名傅說。焞焞近日月之貌也。天策尾上一星。名曰天策。武也。交鶉之賁。責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一名傅說。焞焞火鳥星也。責，鶉貌也。天策尾上一星。名曰天策。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火中而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交晦朔之閒也。

葵丘之會獻公將如會魯僖九年秋魯桓公盟諸侯於葵丘葵丘地名也遇宰周公宰周公王卿士宰孔也爲家宰食采於周故曰宰周公周公自會先歸遇獻公於道也

曰君可無會也夫齊侯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德好示自矜其功以信施示諸侯故輕致諸侯而重遣之

輕謂垂橐而入使至者勸而叛者慕懷之以典言懷安也典法也法言謂陽穀重謂相載以歸

之信薄其要結謂束牲爲盟馬皮爲幣三屬諸侯存亡國三以示之施屬會也三會乘車之會三是以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譬之如室既鎮其堯矣又何加焉堯棟也又何加喻已成也吾聞之惠難偏也施難報也不偏不報卒於怨讐夫齊侯將施惠出責如出責望其報也是之不果奉果克也而暇晉是皇晉爲務也雖後之會將在東矣

會于淮是也君無懼矣其有勤也公乃還無懼於不會也有勤自勤勞也

宰孔謂其御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爲城景大也霍晉山名也今在河東而汾河凍澗以爲渠四者水名也渠池也戎狄之民實環之也環繞汪是土也貌大苟違其違誰能懼之上違違去也今晉侯不量齊德之豐否豐厚也不度諸侯之勢強弱釋其閉修釋舍也閉守也而輕於行道失其心矣失其心守君子失心鮮不夭昏天夭折也昏是歲也狂荒之疾獻公卒八年爲淮之會八年葵丘後八年也恒公復會諸侯於淮在桓公在殯宋人伐之魯僖十六年傳曰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桓公卒五公子爭立大子奔宋宋襄公伐齊納之是爲孝公

二十六年獻公卒魯僖二十六年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如何荀息奚耳夷吾徒黨也荀息曰死吾君死畜吾而殺其孤吾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蔑無里克曰子死孺子立不

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徒黨也荀息曰死吾君死畜吾而殺其孤吾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蔑無里克曰子死孺子立不

亦可乎。子死孺子廢焉用死。荀息曰：昔君問臣事君於我，我對以忠貞。君曰：何謂也？我對曰：可以利公室。力有所能，無不爲忠也。葬死者，養生者，死人復生不悔，故得其所任。生人不媿貞也。吾言旣往矣。往行豈能欲行吾言，而又愛吾身乎？雖死焉避之。焉得避之里克告不鄭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何如？不鄭曰：苟息謂何？何言荀息有_{其事}謂使_{援秦之屬}。子帥七輿大夫以待我。七輿申生下軍大夫也。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聖、驩獻、聚虎、特宮、山祁也。待我，我使狄以動之。援秦以搖之。重耳在狄，故告狄人結援於秦，以搖動晉國。敗奚齊之黨，立其薄者，可以得重賂。厚者可使無入於己，不得入立也。國誰之國也？言晉可專也。里克曰：不可。克聞之，夫義者利之足也。有義然後利立。貪者怨之本也。閭晉則專利，故人怨之。廢義則利不立，不立無是故。厚貪則怨生。夫孺子豈獲罪於民？將以驪姬之惑蠱君而誣國人也。化也。讒羣公子而奪之利，使君迷亂，信而亡之。信姬之言，殺無罪，以爲諸侯笑。申生_{令皆奔去}謂使百姓莫不有藏惡於其心中。人懷悖逆也。恐其如壅大川，潰而不可救禦也。禦止是故將殺奚齊而立子之在外者，以定民弭憂於諸侯。且爲援已，則得以爲援也。言諸侯義富也。固安今殺君而賴其富，賴利爲後成也。貪且反義，貪則富不爲賴。不義而富必危，故不爲利。賴富而民怨，亂國而身殆，懼爲諸侯載。載見弟而輔之。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卓子。荀息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食僞也。既殺奚齊卓子，里克及不鄭。

使屠岸夷屠岸夷大夫也。晉告公子重耳於狄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非亂何入，非擾何安。子盍入乎？吾請爲子鉢鉢道。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樹木也。始根本也。始不固本，終必槁落。樂喪以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怠懈。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易反。何以導民？民不我導，誰長？不我導，不從我訓也。長君也。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舅犯曰：偃也聞之。偃子犯名重耳。喪亂有小大，大喪大亂之剗也，不可犯也。剗，鋒也。父母死爲大喪，讒在兄弟爲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洒掃之臣洒灑也。死又不敢涖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也。涖，臨也。夫固國者，在親衆而善鄰。固定也。親衆愛士民也。善鄰，善鄰國也。在因民而順之。因民所愛而立之，爲順民。苟衆所利，鄰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呂甥及郤稱亦使蒲城。午呂甥，郤稱，夷吾之徒也。告公子夷吾於梁曰：子厚賂秦人以求入吾主子。主子爲子，內主也。夷吾告冀芮曰：呂甥欲納我。冀芮，晉大夫，郤芮也。從夷吾者，冀芮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無常，無危得安之。非亂何入？非安何安？亂有所代。幸苟君之子，唯其索之也。索求也。方亂以擾，孰適禦我？大夫無常，苟衆所置，孰能勿從？子盍盡國以賂外內，無愛虛以求入？外謂諸侯，內謂大夫。既入而後圖聚。入國乃圖徑召君於外也。恐受賂徑自他公子也。則民各有心，恐厚亂。各有心，所愛不同也。盍請君子于秦乎？秦，請所立也。大夫許畜聚也。

諾乃使梁由靡告於秦穆公。梁由靡晉大夫秦穆公伯益也。曰天降禍於晉國。讒言繁興。延及寡君之紹續。昆裔。昆後也。繼末也。續嗣也。隱悼播越。託在草莽。未有所依也。隱憂也。越遠也。依倚也。又重之以寡君之不祿。喪亂並臻。士死曰不祿。禮君死赴於他。以君之靈鬼神降衷也。衷善。罪人克伏其辜。罪人驪。羣臣莫敢寧處。將待君命。待君命所立也。君若惠顧社稷。不忘先君之好。辱收其逋。遷裔胄而建立之。逋亡也。遷徒也。以主其祭祀。且鎮撫其國家。及其民人。雖四鄰諸侯之聞之也。其誰不儆懼於君之威。而欣喜於君之德。終君之重愛。受君之所立也。公子擇以爲朝夕之急。言晉無君朝。夫子明及公孫枝。子明秦大夫百里孟明視。也。公孫枝秦公孫子桑也。曰夫晉國之亂。吾誰使先。當先。若夫二公子而立之。使之二也。大君子明曰。君使摯也。摯秦公子子顯也。摯敏且知禮。敬以知微。敏能竄謀。也。知禮可使。敬不墜命也。微知可否。密微故知。君其使之。乃使公子摯弔公子重耳於狄。曰寡君使摯弔公子之憂。又重之以喪。奔亡之憂。加以喪親也。寡人聞之。得國常於喪。失國常於喪。子糾以喪失之。是也。時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圖之。重耳告舅犯。舅犯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仁以爲親。亡人無親者。被不孝之名。然後有親也。是故置之者不殆。殆危也。立也。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我爲仁。人實有之。我以微倖。人孰信我。人有之。時多公子。非獨己有也。我從之。反國之。重耳身亡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位。又何敢有他志。以辱君義。他志謂再拜。不稽首起而哭。

易位而退而不私。不私不私訪也。公子摶退弔公子夷吾於梁。如弔公子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曰。秦人勤我矣。勤我助我也。冀芮曰。公子勉之。亡人無猶潔。猶潔不行。亡人不可以猶潔。猶潔則大事不行。重賂配德。以重賂配已之德。公子盡之。無愛財。人實有之。我以微倖。不亦可乎。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摶。曰。中大夫晉侍中云。汾水名汾陽。晉地百萬百萬畝也。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不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負蔡君苟輔我。蔑天命矣。蔑無也。無復天命在秦而已。亡人苟入掃宗廟。定社稷。亡人何國之與。有言。但得守宗廟社稷。非謂之無也。且入河外列城五。河外。河東也。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也。豈謂君無有。亦爲君之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也。君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故進之耳。欲亡人之所懷。挾纓纓。以望君之塵垢者。

挾持也。纓馬纓也。纓馬腹帶也。言塵垢不敢當盛也。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二十兩爲鎰。珩佩上飾也。形似磬而小。詩傳曰。上有慈珩。下有雙璜。不如置不仁。以猾其中。且可以進退。也。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成威也。則不如置不仁。以猾其中。猾亂也。且可以進退。也。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仁置有德。是故先置公子夷吾。實爲惠公。

改易也。臣聞之。曰。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仁置有德。是故先置公子夷吾。實爲惠公。

穆公問冀芮曰。公子誰恃於晉。對曰。臣聞之。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有與爲黨。必有與爲讎。夷吾之少也。不好弄戲。不過所復。不過色。及其長也。弗改。故出亡。無怨於國。而衆安之。不然。夷吾不佞。其

誰能恃乎。佞才也。言無
恃則特秦也。君子曰：善以微勸也。

國語卷第九

晉語三 惠公

惠公入而背外內之賂。惠公獻公庶子重耳之弟惠公與人誦之。歌曰：「伊，衆也。不。」曰：「侵之見佞，果喪其田。」佞，善爲里不受惠公賂，田而納之。見佞謂惠公入而不與也。果，猶竟也。喪，亡也。詐之見詐，果喪其賂。服也。見詐謂惠公入而背之也。得之而狃，終逢其咎。謂惠公也。狃，伏喪田不懲禍亂其興。與謂丕鄭不得田不懲艾復欲與秦共納重耳。惠公殺之既里不死既已也。惠公二年春禍公墮於韓。禍，貪狀之禍。秦伐晉戰於韓獲惠。郭偃曰：「善哉。夫衆口禍福之門。」偃，晉大夫。善與人之誦豫是以君之省衆而動也。動，行。監戒而謀。謀度而行。監，察也。度，揆也。察衆口以知之。故云：衆口禍福之門。故無不濟。內謀外度。考省不倦。考校日考而習戒備畢矣。自考省習而行之。戒備之道畢於是矣。

惠公卽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達於外。共世子申生也。獻公時申生葬不加禮故改葬之。惠公蒸於獻爲申生妃非也。傳曰：「國人誦之曰：『貞之無報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改葬唐云：「貞正也。謂惠公欲以正禮葬世子而不獲吉報也。」孰誰也。斯，世子也。誰使是人有是臭者。言惠公使之也。或云：「貞謂申生也。與下相違似非也。」而正葬之。信心行之。國斯無刑偷居倖生。刑法也。言惠公偷居位，倖倖而生。不更厥貞。大命其傾。不變更其正。大威兮懷兮。威畏也。懷思也。言國各聚爾有以待。

所歸兮。爾有所也。猗兮違兮。心之哀兮。猗歎也。遠去也。言民心欲去也。歲之二七。其靡有徵兮。二七十四歲後其上安土重遷故心哀之。也靡無也。無有徵者亦亡。謂子圉。若狄公子。吾是之依兮。謂重耳。鎮撫國家爲王妃兮。言重耳當伯諸侯爲王妃偶耳。郭偃曰。甚哉。善之難也。難。君改葬共君。以爲榮也。而惡滋章。夫人美於中。必播於外。而越於民。民實戴之。美善也。播布也。越惡亦如也。其數告於民矣。替滅也。其數謂言者。紀也。謂其數也。二七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於民矣。魄形也。昭也。數言之紀也。若入必伯諸侯。以見天子。其光耿於民矣。耿猶揚也。述意以導之。導開導也。明曜以昭之。不至何待。欲先導者行乎。先導爲重耳。導將至矣。引者可行也。

惠公旣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我社稷之鎮。芮冀芮也。鎮重也。郭偃聞之。曰。不謀而諫者。冀芮也。不圖而殺者。君也。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不祥罹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戮辱也。罹天之禍無後嗣也。志道者勿忘。將及矣。志識也。及至也。及文公入。文公重耳。秦人殺冀芮而施之。冀芮旣納文公。而悔將殺之。文公知之。潛會秦伯于王城。冀芮焚公宮求公不得。遂如河上。秦伯誘至殺之。陳尸曰施。遂

惠公旣卽位。乃背秦賂。使丕鄭聘於秦。且謝之。謝不時也。而殺里克。曰。子殺二君與一大夫。二君奚齊卓子。一大夫荀息。爲子君者。不亦難乎。丕鄭如秦謝緩賂。緩遲也。乃謂穆公曰。君厚問以召呂甥。郤稱冀芮而止之。止留也。問聘也。謂報丕鄭。聘以師奉公子重耳。臣之屬內作晉君必出。屬七興大夫。出奔也。穆公使泠至報問。泠至秦。且召三大夫。鄭也與客

將行事。事在冷王也。將行聘事也。冀芮曰。鄭之使薄而報厚。幣少。其言我於秦也。必使誘我。弗殺。必作難。是故殺不
鄭及七輿大夫。七輿申生下軍。共華賈華叔堅驕欝蠶虎特宮山祁皆里丕之黨也。丕豹出奔秦。豹丕
不鄭之自秦反也。聞里克死。見共華曰。可以入乎。共華曰。二三子皆在外而不及。二三子七輿大夫。不及罪不及。子使
於秦可哉。可以入也。不鄭入君殺之。共賜謂共華共賜華之族晉大夫。曰。子行乎。其及也。將見及。行去也。其
吾謀也。將待也。言已誤丕鄭將待禍也。賜曰。孰知之。共華曰。不可知而背之。不信謀而困人。不智。謀不中。困而不死。
無勇任大惡。三行將安入。任荷子。其行矣。我姑待死。子共賜。不鄭之子曰豹。出奔秦。謂穆公曰。晉君大失其
衆。背君賂殺里克。而忌處者衆。固不說。忌惡也處者國中大夫也。今又殺臣之父及七輿大夫。此其黨半國矣。君若伐
之。其君必出。穆公曰。失衆安能殺人。人謂里丕及七輿大夫。且夫禍唯無斃。斃死也罪不足以死。足者不處。罪足以死則不處國處。
者不足。處國者不勝化。言轉化無常也。猶丕以禍爲遠。孰能出君。遠去也謂丕豹以禍故。爾俟我。
俟待也。待我圖之。

晉饑。在魯僖十三年。乞糴於秦。丕豹曰。晉君無禮於君。衆莫不知。無禮背往年有難。今又荐饑。難謂殺里丕之已
補乏薦饑道也。也不可以廢道於天下。薦進也。謂公孫枝曰。予之乎。枝子柔也。公孫枝曰。君有施於晉君。晉君無施
失人。又失天。其有殃也多矣。君其伐之。勿予糴。公曰。寡人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天殃流行。國家代有。代更
於其衆。今旱而聽於君。其天道也。聽聽命於君。君若弗予。而天予之。予之。苟衆不說。其君之不報也。則有辭矣。

苟使晉衆不說惠公不報秦施今不若予之以說其衆衆說必咎於其君其君不聽然後誅焉雖欲禦我誰與是故汜舟於河歸糴於晉汜浮也歸秦餓公令河上輸之粟河上所許秦五城也虢射曰弗與賂地而予之糴大夫射晉無損於怨而厚於寇豈猶不反之辭秦餓公令河上輸之粟河上所許秦五城也虢射曰弗與賂地而予之糴也忘善而背德雖我必擊之我當處秦我亦將擊晉弗予必擊我公曰非鄭之所知也遂不予以當處秦我

六年秦歲定惠公六年晉僖公十五年定安也穀熟則民安帥師侵晉至於韓韓原晉地

公謂慶鄭曰秦寇深矣奈何深入境深也

日深猶重也

慶鄭曰君深其怨能淺其寇乎非鄭之所知也君其訊射也訊問也

公曰舅所病也病短也諸侯謂異姓大夫曰舅卜右

慶鄭吉車之右公戎公曰鄭也不遜以家僕徒爲右家僕徒晉大夫步揚御戎步揚晉大夫御公戎車

梁山靡御韓簡由靡晉大夫韓簡

萬之孫晉卿韓虢射爲右爲簡車右以承公承次公公禦秦師令韓簡視師曰師少於我鬪士衆欲鬪者衆

公曰何故簡

曰以君之出也處已在梁依秦入也煩已爲秦餓食其糴三施而無報故來今又擊之秦莫不懼懼怒也

晉莫不怠受其施也鬪士是故衆公曰然今我不擊歸必狃狃狀也不擊而歸一夫不可狃而況國乎

公令韓簡挑戰先挑敵曰昔君之惠也寡人未之敢忘寡人有衆能合之弗能離也弗能離言

君若還寡人衆欲戰

之願也君若不還寡人將無所避穆公衡彫戈出見使者衡橫也彫鎗也曰昔君之未入寡人之憂也君入

而列未成寡人未敢忘也今君既定而列成君其整列寡人將親見若云朝見實欲戰也客還公孫枝進諫曰昔

君之不納公子重耳而納晉君是君之不置德而置服也置而不遂擊而不勝遂成其若爲諸侯笑何君

盍待之乎。將自斃。穆公曰。然。昔吾之不納公子重耳而納晉君。是吾不置德而置服也。然公子重耳實不肯。吾又奚言哉。殺其內主。謂里正也。背其外賂。外秦也。彼塞我施。若無天乎。云晉所行。若有天。吾必勝之。助順道勝也。君揖大夫就車。君鼓而進之。晉師潰。戎馬濱而止。濱深泥也。公號慶鄭曰。載我。號呼慶鄭曰。忘善而背德。又廢吉卜。卜右慶鄭吉。何我之載。鄭之車不足以辱君避也。避也。梁由靡御韓簡輅秦公。將止之。迎也。慶鄭曰。釋來救君也。釋舍亦不克。救君遂止于秦。止獲也。穆公歸至于王城。王城秦地。合大夫而謀曰。殺晉君與逐出之與以歸之與復之孰利。公子摯曰。殺之利。子絕望。以爲臣子。逐之恐搆諸侯。搆交。以歸則國家多慝。惡也。恐知國家隙之惡。復之則君臣合作。恐爲君憂。不若殺之。公孫枝曰。不可。恥大國之士於中原。又殺其君以重之。子思報父之仇。臣思報君之讐。雖微秦國。天下孰弗患。微無也。雖無秦國。天下諸侯有害人君父者。誰不患疾。公子摯曰。吾豈將徒殺之。徒空吾將以公子重耳代之。晉君之無道。莫不聞。公子重耳之仁。莫不知。戰勝大國。武也。殺無道而立有道。仁也。勝無後害。智也。公孫枝曰。恥一國之士。又曰。余納有道。以臨女。無乃不可乎。雖立有道。君若不可。必爲諸侯笑。戰而取笑。諸侯不可謂智。君曰。然。則若何。公孫枝曰。不若以歸。以要晉國之成。要結也。成平也。復其君而質其適子。使子父代處秦。代更國可以無害。是故歸惠公而質子。圉子。圉惠公。秦始知河東之政。秦取河東之地。而

東之政在晉
僖十五年

公在秦。三月，內傳：公以九月獲十一月歸。聞秦將成，乃使郤乞告呂甥。甥，呂鉞甥也。呂甥教之言，令國人於朝曰：「君使乞告二三子曰：『秦將歸寡人，寡人不足以辱社稷。』二三子其改置以代圉也。」欲令更命立他公子以代下，且賞以悅衆。衆皆哭焉。作轅田。賈侍中云：轅易也。爲易田之法，賞衆以田易者，易界也。或云：轅田以田出車賦，昭謂此欲賞以悅衆而言，以田出車賦非也。唐曰：讓肥取穢也。也。呂甥致衆而告之曰：「吾君慚焉，其亡之不卹。亡謂在外，卹憂也。而羣臣是憂，不亦惠乎？」憂謂改立君，賞羣臣作轅田，君猶在外。外若何？衆曰：「何爲而可？」可以還君。呂甥曰：「以韓之病，兵甲盡矣。病敗也。若徵繕以輔孺子，以爲君援。征稅也。

稅以繕甲兵，輔以爲君援。雖四鄰之聞之也，喪君有君，羣臣輯睦，兵甲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皆說焉。作州兵。二千五百家爲州，使州長各帥其屬繕甲兵。呂甥逆君於秦，穆公訊之。訊問也。曰：「晉國和平，對曰：「不和。」公曰：「何故？」對曰：「其小人不念其君之罪，而悼其父兄子弟之死喪者。謂韓之戰，不憚徵繕以立孺子。必報讎，吾寧事齊、楚，齊楚又交輔之。交夾也。其君子思其君，且知其罪，曰：『事秦有死無他，故不和。比其和之而來，故久。』公曰：『而無來。』吾固將歸君，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曰：『不免。』君子則否。」公曰：「何故？」對曰：「小人忘而不思，忘怨也不思。君子不思大義，願從其君而與報秦。君謂子圉，是故云。故言不免。其君子則否。」曰：「吾君之入也，君之惠也。能納之，能執之，則能釋之。德莫厚焉。惠莫大焉。納而不遂廢而不起，以德爲怨，君其不然。」秦君曰：「然。」乃改館晉君。改更也。初，秦伯拘晉侯於靈臺，將復之，故更舍之於客館七牢焉。牛羊豕爲一牢，贊七牢，侯伯之禮。

惠公未至，蛾犧謂慶鄭曰：「君之止，子之罪也。止獲也。今君將來，子何俟？」慶鄭曰：「鄭也。聞之曰：「軍敗，死

之將止死之二者不行又重之以誤人而喪其君有大罪三將安適也。君若來將待刑以快君志君若不來將獨伐秦。獨師其屬不得君必死之此所以待也。所以不去待爲此也。臣得其志出奔而使君喪是犯也。犯逆也。犯也。君行犯猶失其國而況臣乎。公至于絳郊聞慶鄭止使家僕徒召之曰。鄭也有罪猶在乎慶鄭曰。臣怨君始入而報德不降。不自降下而背秦降而聽諫不戰。慶鄭諫公使與秦讎若公戰而用良不敗。良善也。卜右慶鄭駟不用。既敗而誅。又失有罪。若鄭出亡是失有罪不可以封國。不可以封國。臣是以待卽刑以成君政。君曰刑之慶鄭曰。下有直言臣之行也。行道上有直刑君之明也。言刑殺得正。臣行君明國之利也。君雖弗刑必自殺也。蛾析曰。臣聞奔刑之臣。奔趨不若赦之以報讎。君盍赦之以報于秦。梁由靡曰不可。吾能行之。秦豈不能能之。謂能赦罪以報讎也。秦豈獨不能乎。且戰不勝而報之以賊。不武。出戰不克。入處不安。不智。出戰不克。謂韓時也。入處不安。謂今也。欲復伐秦故不得安。成而反之不信。而又反之不信。失刑亂政。不威。有罪不殺爲失刑。失刑則政亂。政亂則威不行。出不能用。入不能治。敗國且殺孺子。孺子子圉也。秦復惠公而子圉若伐秦必殺之。不若刑之。君曰斬鄭無使自殺。家僕徒曰。有君不忌。有臣死刑。忌怨其聞賢於刑之梁由靡曰。夫君政刑是以治民。不聞命而擅進退犯政也。言慶鄭擅退也。快意而喪君犯刑也。鄭也。賊而亂國不可失也。且戰而自退退而自殺。臣得其志。君失其刑。後不可用也。用戰也。君令司馬說刑之夷傷僞言誤衆死。今鄭失次犯令而罪一也。鄭擅進退而罪二也。女誤梁由靡使失秦公而罪三也。君親也。

止女不面夷而罪四也。鄭也就刑慶鄭曰說三軍之士皆在皆在此也有人能坐待刑而不能面夷言我死而不能待面夷乎。怨君不用忠信。忌善背德。趣行事乎。趣司馬行其刑也。丁丑斬慶鄭乃入絳十五年惠公卒懷公立懷公子圉也晉書傳十二年自秦逃歸二秦乃召重耳於楚而納之晉人殺懷公於高梁高梁晉地而授重耳實爲文公。

國語卷第十

晉語四 文公

文公在狄十二年。文公晉獻公庶子重耳。避驪姬之讐。魯僖五年。歲在壽星。故在狄十二年。狐偃曰。日吾來此也。狐偃文公舅也。非以狄爲榮。可以成事也。榮樂也。成事。吾曰。奔而易達也。定也。今戾久矣。戾久將底也。止底著滯淫也。著附也。滯廢久也。誰能興之也。興起。盍速行乎。吾不適齊楚。避其遠也。蓄力一紀。可以遠矣。蓄養也。十二年歲齊侯長矣。而欲親晉。齊侯桓公長者也。是歲桓公爲淮之會。明年而卒。管仲歿矣。多讒在側。歿終也。譏謂易牙豎貂之屬謀而無正衷而思始。無正無從也。衷中道思其初時。夫必追擇前言。求善以終。前言管仲忠善之言。饜邇遠遠。人入服不爲郵矣。郵過也。逐求會其季年可也。季末茲可以親也。皆以爲然。乃行過五鹿。乞食於野人。見禮故乞食。野人舉塊以與之也。公子怒。將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言民奉土天事必象。必先。十有二年。必獲此土。復十二年。歲在壽星及鶉尾。其有此土乎。歲星自輪四度。爲壽星之次。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爲鶉尾之次。歲在壽星。謂得塊之歲。魯僖十六年。後十二年。歲在鶉尾。必有此五鹿地。晉僖二十七年。歲在鶉尾。二十八年。歲復在壽星。晉文公伐衛。正月六日戊申。取五鹿。周正月夏十一月也。天以命矣。命告也。謂野人奉塊復於壽星。必獲諸侯。歲星復在壽星。謂魯僖二十八年。正天時。以夏數歲。歲在鶉尾也。天以命矣。命告也。謂

諸侯命之以爲侯伯。故得諸侯。所以申土也。申以戊申戊土也。再拜稽首受而載之。拜天賜受塊而載之。遂適齊。

齊侯妻之甚善焉。桓公以女妻之遇之甚善。有馬二十乘。四十匹爲乘。將死於齊而已矣。曰。民生安樂。誰知其他。桓公卒。在齊一年。孝公卽位。孝公桓公子昭卽位。在魯僖十八年。諸侯叛殺之。殺之以滅口。時諸侯叛殺之。齊荳又欲去。恐孝公怒。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以除之矣。子必從之。不可以貳也。

貳無成命。疑則不疑。則天命不可。詩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詩大雅大明之七章。上帝天也。女武王言天臨護女。伐紂必克。無有疑心。先王其知之矣。貳將可乎。言武王知天命不可。子去晉難。而極於此。極至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卓子殺死惠公。無親外內。惡之。天未喪晉。無異公子。同生九人。唯重耳在。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貳必有咎。天予不取。公子曰。吾不動矣。必死於此。姜曰。不然。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詩小雅。皇華之首章。莘莘。衆多。征行也。懷私爲每懷言。臣奉命當念在公。每輒懷私。夙夜征行。不遑啟處。猶懼無及也。夙早也。行道也。遑暇也。况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求及時。日月不處。人誰獲安。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西方謂周詩云。誰將西歸。又安疚。鄭詩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詩鄭風將仲子之卒章。仲祭仲也。懷思也。言雖病也。鄭詩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欲從心思仲。猶能畏人自止。見可懷思可畏也。昔管敬仲有言。小妾聞之。吾字敬仲夷。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畏威如畏疾病。此民之上行。從懷如流。民之下也。從心所思。如水流見懷。

思威民之中也。威畏也。見可懷則思。畏威如疾。乃能威民。言能畏上。威在民上。弗畏有刑。能威民。故在人刑。辟。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謂之下。去威遠言其在辟也。吾從中也。辟。謂也。弗畏有刑。故云辟。高鄭詩之言。

吾其從之。從其畏人。此民之中行。能威下。威在民上。弗畏有刑。上不畏威。則有之多言。此大夫管仲之所以紀綱齊國。裨輔先君而成霸者也。子而棄之。不亦難乎？也。得國時日近也。言重耳。

齊國可以濟百姓。而釋之者。非人也。濟成也。齊置也。敗不可處。齊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吾聞晉之始封也。始封謂也。

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實紀商人。商殷也。自氏五度至尾九度爲大火之次。閼伯。唐唐氏之火正居商丘。祀大火死以配食。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實紀商之凶吉。商之

自湯

至紂

瞽史之紀

曰

唐叔之世

將如商數

瞽史知

天道者

今未半也

自唐叔至惠公十

亂不長世

不

世亂當

有平時

公子唯子

子必有晉

若何懷安

公子弗聽

有平時

公子唯子

子必有晉

若何懷安

公子弗聽

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其知饜乎？」舅犯走且對曰：「若無

所濟。余未知死所。誰能與豺狼爭食？」戰死原野。公子將走不暇。豈能復與豺狼爭食我乎？

豈能復與

豺狼爭食我乎？

若克有成

公子無亦晉之柔嘉

是以甘食

脆也。嘉美也。

柔

偃之肉腥臊

將焉用之

遂行過衛

衛文公有邢狄之虞。不能禮焉。衛文公宣公之孫昭伯頑之子。燬也。虞備也。是歲魯僖十八年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蕪圃。文公師於貢。棄以退之。故不能禮焉。寧莊子言

於公曰：莊子。衛正卿。穆夫禮。國之紀也。親民之結也。君子親其親。所以善德之建也。建立也。言能善國無紀

不可以終

民無結

不可以固

德無建

不可以立

此三者

君之所慎也

今君棄之無乃不可乎

晉公子善人

仲靜之子。寧遠。禮。國之紀也。親民之結也。君子親其親。所以善德之建也。建立也。言能善國無紀

不可以終

民無結

不可以固

德無建

不可以立

此三者

君之所慎也

今君棄之無乃不可乎

晉公子善人

也而衛親也。君不禮焉棄三德矣。晉祖唐叔武王之子衛祖康叔文王之子故曰親三德謂禮賓親親善善臣故云君其圖之。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自祖以下一昭一穆故康叔爲文昭唐叔爲武穆周之大功在武。謂始伐紂定天下天祚將在武族。族嗣苟姬未絕周室而俾守天聚者必武族也。聚財衆也武族唯晉實昌。晉胤公子實德。晉仍無道。仍重天祚有德。晉之守祀必公子也。若復而修其德。鎮撫其民。必獲諸侯。以討無禮。君弗蚤圖。衛而在討。小人是懼。敢不盡心。公弗聽。自衛過曹。

曹共公亦不禮焉。之子曹伯襄聞其餅脅。欲觀其狀。餅幹并止其舍。譖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譖候也。微蔽也。止其舍。譖其將浴。微蔽也。僖負羈之妻言於負羈大夫曹。曰吾觀晉公子賢人也。其從者皆國相也。以相一人必得晉國。得晉國而討無禮。曹其首誅也。子盍蚤自貳焉。貳猶別也。僖負羈饋飧寘璧焉。熟食曰飧。寘置也。置璧於飧下。公子受飧反璧。負羈言於曹伯曰。夫晉公子在此。君之匹也。不亦禮焉。曹伯曰。諸侯之亡公子其多矣。誰不過此。亡者皆無禮者也。余焉能盡禮焉。對曰。臣聞之。愛親明賢政之幹也。幹植也。禮賓矜窮禮之宗也。宗本理以紀政國之常也。紀理也。失常不立。君所知也。失常則國君無親。以國爲親。僚以官相親。先君叔振出自文王子。晉祖唐叔出自武王子。武王文武之功實建諸姬。故二王之嗣世不廢親。今君棄之。不愛親也。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亡也。卿材三人從之。可謂賢矣。三人孤偃趙衰賈佗而君蔑之。是不明賢也。謂晉公子之亡。不可不憐也。比之賓客不可不禮也。失此二者。是不禮賓。不憐窮也。守天之聚。將施於宜。宜而不施。聚必有闕。宜義也。玉帛酒食猶闕缺也。

糞土也。愛糞土以毀五常。五常改之幹禮失位而闕聚。是之不難。無乃不可乎。君其圖之。公弗聽。

公子過宋。自曹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固宋莊公之孫。大司馬固也。相善相悅好。公孫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亡長幼矣。襄公子宋從長至幼也。而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長兄狐偃其舅也。而惠以有謀。趙衰其先君之戎御。趙夙之弟也。而文以忠貞。道衰晉卿公明之少子成子衰也。先君獻公戎御。御戎車也。傳曰。趙夙御戎。賈佗公族也。而多識以恭敬。佗孤偃之子射姑太師賈季也。公族姬姓也。食邑於賈。字季佗。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諮焉。成幼而不倦。自幼殆有禮矣。樹於有禮必有艾。樹種也。艾報也。商頌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長發之三章。降下士甚疾。故聖敬之道。日升聞於天也。

降有禮之謂也。降已於君其圖之。襄公從之。贈以馬二十乘。

公子過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公之子捷叔詹諫曰。臣聞之。叔詹鄭資窮困也。天所福也。今晉公子有三祚焉。天將啓之。也。同姓不婚。惡不殖也。贊。狐氏出自唐叔。狐重耳外家。與晉俱唐。叔之後別在犬戎者。狐姬伯行之子也。實生重耳。伯行。狐氏字。成而雋才。離達而得所。也。言成人而有雋才。遠去叔之後。別在犬戎者。狐姬伯行之子也。實生重耳。伯行。狐氏字。成而雋才。離達而得所。也。靖治晉侯日載其怨。外內久約而無釁。一也。也。同出九人。唯重耳在。同出。離外之患。而晉國不靖。二也。靖治晉侯日載其怨。外內棄之。也。成重耳日載其德。狐趙謀之三也。在周頌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天作之首章。作生也。高山。岐山。雨。大王則祿。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矣。晉鄭兄弟也。吾先君武公與晉文侯戮力一心。股肱周室。夾輔平王。穆侯之子仇戰并也。一同也。平王勞而德之。而賜之盟質曰。世相起也。質信也。起若親有天。

獲三祚者可謂大天。三祚謂成而雋才。晉若用前訓文侯之功武公之業可謂前訓業事也。前訓國同心之訓二若禮兄弟晉鄭之親王之遺命可謂兄弟。晉鄭同姓王之遺命使後橫木還軫猶迴車周歷諸國遭離阨困棄此四者以徼天禍無乃不可乎。微要也。四者有天若不禮焉則請殺之。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爲榮。稷粢也無成謂死榮秀也。黍不爲黍不能蕃庶也。庶豐也。稷不爲稷不能蕃殖也。長所生不疑唯德之基。所生謂種黍得稷唯所在樹之福亦由是也。若公弗聽遂如楚不禮重耳則當除之不爾則宜厚之如此不疑是爲德基。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成王楚武王之孫文王之子熊頤也。九獻上公之享禮也。庭實庭中禾十車芻薪倍禾之如人君也。非禮敵而設當。子犯曰天命也。君其饗之。天命天使亡人而國薦之。薦進也。以國而君設之。非禮敵而設也。非天誰啓之心既饗楚子問於公子曰子若克復晉國何以報我。公子再拜稽首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有之楚自多子女美女羽旄齒革則君地生焉。羽鳥羽翡翠孔雀之屬旄旄牛尾齒象牙革犀兕皮皆生於楚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又何以報也。王曰雖然不穀願聞之。典禮云四夷之大國於境內自稱不穀。對曰若以君之靈靈神也。得復晉國晉楚治兵會于中原其避君三舍。治兵謂征伐古者師行三十里而舍三舍。若不獲命不得楚還其左執鞭弭右屬囊鞬以與君周旋。鞭所以擊馬傳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爾雅曰弓無緣者謂之弭。鞬矢房鞬弓發也。言以禮避君君不還乃敢左執弓右屬矢於房以取矢與君周旋相令尹子玉曰請殺晉公子。子玉楚若放之曾孫令尹成得臣也。弗殺而反晉國必懼楚師王曰不可。楚師之命驅逐也。我德不修也。我之不德殺之何爲。天之祚楚誰能懼之。楚不可祚冀州之土其無令君乎。晉在且晉公子

敏而有文，敏達也。文，約而不諂。在約困之中，三材侍之，天祚之矣。三材，人，天之所興，誰能廢之？子玉曰：然則請止狐偃。以爲質。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己之子，不遂其媾。郵之也。曹風，候人之三章。媾，厚也。遂，終也。郵，過也。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效郵，非禮也。於是懷公自秦逃歸。僖公子圉質於秦，晉二十二年逃歸。秦伯召公子於楚。秦伯穆公。楚子厚幣以送公子于秦。

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歸嫁也懷嬴故子圉妻子圉公子使奉匜沃盥既而揮之御奉匜盥揮灑也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匹敵也卑賤也公子懼降服囚命懼嬴之訴降服自囚以聽命秦伯見公子曰寡人之適此爲才子適妃子圉之辱備嬪嬪焉嬪嬪婦官欲以成婚而懼離其惡名非此則無故言欲以成婚懼以爲圉此自寡唯命是聽進退此女公子欲辭取也司空季子曰同姓爲兄弟季子晉大夫晉大夫之後爲司空人之罪聽公子命辱謂降服言寡人不備禮故令公子卑之同父而生德姓同者乃爲兄弟言惠公重耳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爲己姓此二人相與同德故俱爲子曰嫖祖實生青陽姊妹黃帝娶於西陵氏之子曰甥聲雷嫖同也其德不同則子圉道路之人可以妻其妻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爲己姓已姓青陽金天氏帝少皞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方雷西陵氏之姓彤魚國名帝繫曰黃帝娶於西陵氏之子曰嫖祖實生青陽姊妹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唐尚書曰繼之庶孫乃爲大宗別子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得姓以德居官而初賜之姓謂十四人姬酉祁己膝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陽與蒼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爲姬姓二十五宗唯青陽與蒼林同德之難也如德及黃帝同姓爲姬也

是言德自黃帝同。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黃帝炎帝。賈侍中云少典黃帝炎帝之先有蟜諸侯也。炎帝神農也。帝前黃帝滅其子孫耳。明非神農可知也。言生者謂二帝本所生也。內傳高陽高辛各有才子八人。謂其裔子耳。賈君得之。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姬姜水名長以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濟當爲擠。濟滅也。傳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之近謂有屬名相及嫁娶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黜敬也。畏黜則生怨。怨亂毓災。毓滅姓也。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亂災也。故異德合姓。同德合義。合姓以德義相親。婚姻義以導利。有義則利隨之。利以阜姓也。厚姓利相更成而不遷。更續也。遷乃能攝固。保其土房也。攝持也。保守今子於子圉道路之人也。言德姓異。取其所棄。以濟大事。不亦可乎。公子謂子犯曰。何如。對曰。將奪其國。何有於妻。唯秦所命從也。言將奪其國。何辭於妻。納重耳。子犯難之。以爲不可。今更言此者。子圉無道。害重耳。使狐突召子犯。及其兄毛突。不言召而殺之。故重耳子犯皆怨之。謂子餘曰。何如。子餘趙衰字。對曰。禮志有之曰。將有請於人。必先有入焉。必先有欲人之愛己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己也。必先從人。無德於人。而求用於人罪也。言不先施德於人。而求人爲已用者。是罪也。今將婚媾以從秦。從其命。受好以愛之。受其所好。而親愛之。聽從以德之。使之懼其未可也。又何疑焉。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歸女納幣更成。

他日秦伯將享公子。公子使子犯從。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文辭也。請使衰從。使子餘從。秦伯享公子。如享國君之禮。子餘相如賓。詔相重耳。卒事秦伯。謂其大夫曰。爲禮而不終。恥也。晉此爲明日將復宴。中不勝貌。恥也。

勝當爲稱。中不華而不實。恥也。有華色不度而施恥也。不度己力施而不濟恥也。濟成恥門不閉不可以封。封國非此用師則無所矣。非能閉此五恥之門則用師無所。

其詩曰君子來朝何賜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子餘使公子降拜堂也秦伯降辭子餘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敢有安志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初九曰利建侯豫大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趨也震車也易坤爲大車震爲雷今云車者車亦動聲象雷其爲小車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樂也車班外內順以訓之車震也班偏也偏外內謂屯之內有震豫之外亦有震坤順也豫內爲坤屯二與四亦爲坤而不同土厚而樂其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屯豫皆有坤象重坤竭而水亦衆主雷與車內爲主也而尚水與衆坎象皆在上故上水與衆車有震武震威也車聲隆象有威武衆順文也坤爲衆爲順爲文象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屯厚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往之也小人勿用有所之君子則利建侯主震雷長也故曰元內爲主震爲長男爲雷雷爲衆而順嘉也故曰亨嘉善也衆順服善故行師諸侯故曰元元者善之長屯內有震賈侍中云震以動之利也侯震雷故曰利貞以正國貞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車上水下必伯車震也坎水也車動而上威也水小事不濟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濟成也小事小人之事壅震動而過坎坎爲險阻故曰勿用有所往一夫之行也一夫一人也易曰震一小也索而得男故曰一夫又曰爲作足故爲行也衆順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復述上事坤母也震長男也母老子彊故曰豫豫樂其繇曰利建侯行師居樂出威之謂也居樂母在內也出威震在外也是二者得國之卦也屯豫十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內傳魯僖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而此云十月賈侍中以爲閏餘十二月始納公子公子以八閏在十二月後晉史閏爲正月晉以九月爲十月而置閏也秦伯以二十四年正月入晉桑泉及河子犯授公子載璧載祀也曰臣從君還軫巡於天下怨其多矣巡行知之而况君乎不忍其死請由此亡亡奔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河水沈璧以質如往也質信也言若不與

勇氏同心不濟此河往而死也。因沈璧以自誓爲信。董因迎公於河。因晉大夫周史辛有之後傳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在大梁謂魯僖二十三年歲星在大梁之次也。集成也行道也。也。元年謂文公卽位之年。魯僖二十四年歲去大梁在實沈之次。受受於大梁也。歲也。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爲大梁。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曰實沈。實沈之墟晉人是居所以興也。墟次也是居其年次所主祀也。傳曰高辛氏有季子曰實沈遷于大夏。主火也。祀參居人是因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南有晉水子燮改爲晉侯故參爲晉星。今君當之無不濟矣。當星沈之墟故無不成。君之行也歲在大火。闕伯之星也。是謂大辰。君之行謂魯僖五年重耳出奔時歲在大火。大辰也。傳曰高辛氏有重子曰闕伯遷于商丘祀大火。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成善。謂辰爲農祥。周先后稷之所經緯以成善道。相視也。謂視農祥以成農事。封者唐叔封時歲在大火。瞽史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滋必有晉國也。言子孫將繼續其先祖如穀之蕃滋故必有晉國。臣筮之得泰之八。乾下坤上動爻無爲侯。泰三至五震爲候。陰爻不動其數皆八。故得泰之八。與貞屯悔豫皆八義同。也。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陽下陰升故曰配亨小往。喻文公陰在外爲小往。陽在內爲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參在實沈之次。而天之大紀也。所以大紀天爲大辰。伐亦爲辰時也。濟且秉成必霸諸侯也。秉執子孫賴之君無懼矣。公子濟河召令狐臼衰桑泉皆降。時傳曰大火其晉人懼懷公奔高梁。高梁晉地。呂甥冀芮帥師甲午軍于廬柳。甲午魯僖公二十四年二月大辰辰時也。濟且秉成必霸諸侯也。秦伯使公子摯如師。呂冀師退次于郇。郇鄭地。辛丑狐偃及秦晉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入于晉師。甲辰秦伯還于河。公入而丙午入于曲沃。丁未入絳卽位于武宮。戊申刺懷公于高梁。刺殺初獻公使寺人勃鞮伐公於蒲城。勃鞮寺人披伐蒲。文公踰垣。勃鞮斬其祛也。祛袂及入。勃鞮求見。公辭焉。

曰驪姬之讒爾射余於屏內。樹謂之屏禮。困余於蒲城。斬余衣祛。又爲惠公從余於渭濱。濱勃鞮爲惠公來就殺之。命曰三日若宿而至。命使三日一宿。若干二命以求殺余。干犯也。二命余於伯楚屢困。何舊怨也。伯楚勃鞮字屢數也。數見困有何舊怨。退而思之。異日見我對曰。吾以君爲已知之矣。故入知爲君爲臣之道也。猶未知之也。又將出矣。猶未知之復失國出走事君不貳。是謂臣好惡不易。是謂君也。易反君君臣臣。是謂明訓。訓教明訓能終。民之主也。二君之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當獻惠之世。君爲蒲人狄人耳。二君之所惡於我有何義而不殺君乎。除君之惡。唯力所及。何貳之有。今君卽位。其無蒲狄乎。獨無有所畏惡如蒲狄者乎。伊尹放太甲。而卒爲明王。太甲湯孫。太丁子不明而伊尹放明王。管仲賊桓公。而卒以爲侯伯。賊謂爲子糾。射桓公。乾時之役。申孫之矢。集于桓鉤。乾時戰在魯莊九年。鉤近於社而無怨言。近害近也。鉤在腹。鉤在手。佐相以終。克成令名。今君之德宇。何不寬裕也。字覆惡其所好。其能久矣。言已忠臣之能久爲君乎。君實不能明訓。而棄民主。棄爲民主之道。余罪戾之人也。又何患焉。勃鞮閹士。故曰罪戾之人。且不見我君其無悔乎。於是呂甥冀芮畏逼悔納文公。謀作亂。此二子本惠公黨。畏見逼害。故謀作亂。將以己丑焚公宮。己丑魯僖二十四年三月朔時。秦河邑告之亂故。及己丑。公宮火。二子求公不獲。遂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心怨謂吾請去之。伯楚以呂郤之謀告公。公懼。乘駟自下。脫會秦伯于王城。駟傳也。自從也。下道也。脫秦公之出也。豎頭須守藏者也。不從。豎文公內豎里免。須公出不從。豎藏以逃。盡用以求納公。公入乃求見。公辭焉。以沐謂謁者曰沐

則心覆謁也。頭故言心反也。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從者爲羈紲之僕。馬曰羈紲。犬曰繼。言居之守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衆矣。謁者以告公。遽見之。

元年春。公及夫人嬴氏至自王城。文公元年魯僖二十四年賈侍中云是月閏以三月爲四月故曰春而不言其月明四月爲春分之月也。嬴氏秦穆公女文嬴也。或云夫人辰嬴傳曰辰嬴賤班在九人非夫人也。賈得之也。秦伯納衛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所以設國紀綱爲之備衛僕使也。公屬百官賦職任功役也。授職事任有功棄責薄斂施舍分寡。棄責除宿責也。施施德舍禁分寡分少財也。救振滯匡困資無正也。正第困之人也。資無予無財者輕關易道通商寬農輕關輕其稅易道除盜賊通商利商旅寬農寬其政不奪其時懋稿勸分省用足財懲勉也。勉稼穡也。勤有利器明德以厚民性利器利器用明德明德教厚民性厚其情性舉善援能官方定物方常也物事也立正名育類正名正上下長也類昭舊族臣有功者之族舊愛親戚明賢良也尊貴寵國之貴臣尊禮之賞功勞事耆老禮賓旅客友故舊故舊爲胥籍狐箕欒郤柏先羊舌董韓實掌近官十一族晉之舊公子時近官朝廷者諸姬之良掌其中官諸姬同姓異姓之能掌其遠官遠官受公庶人食力各由工商食官工百工商官賈也周禮府官稟皂隸食職士臣皂臣與與臣隸食官宰食加田論語曰原憲爲家邑宰政平民阜財用不匱也冬襄王避昭叔之難居于鄭地汜。文公元年冬也。襄王惠王之子昭叔襄王之弟太叔帶也是爲甘昭公故曰昭叔惠王生襄王以爲太子又娶於陳曰惠后生昭叔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叔奔齊襄王復之又通於襄王之使來告難亦使告于秦王使簡師父告晉子犯曰民親后狄魄王廢隨氏狄人伐周故襄王避之汜地名使左鄆父告秦亦失所以親君未知而未知義也。義故未和君盍納王以教之義上之義若不納秦將納之則失周矣失所以何以求諸侯。

無以爲諸侯盟主。不能修身而又不能宗人。人將焉依也。繼文之業。定武之功。文者文侯仇平王東遷文侯輔晉國也。始并啓土安疆於此乎在矣。君其務之。在此王公說乃行賂于草中之戎與麗士之狄。以啓東道。二邑晉開東。

二年春公以二軍下。次於陽樊。二軍左右軍東行右師取昭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溫隰城皆周地昭叔通之左師迎王于鄭。王入于成周。遂定之于鄭。成周周東都鄭王城王饗醴。命公胙侑。謂六隧之事見周語昭曰。王章也。天子與諸侯異表也以表明禮飲醴酒也命加命服也胙賜不可以二王。國無若政何。無以爲政於下賜公南陽。陽樊溫原州陘繩組攢茅之田。八邑周之南陽地陽人不服。不肯屬晉。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倉葛陽人君補王闕。以順禮也。補王失位之闕以順爲臣之禮陽人未狎君德也。狎習而未敢承命。君將殘之。無乃非禮乎。陽人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師旅。典法也族衆也言有夏商之後嗣及其遺法與周室之師衆樊仲之官守焉。樊仲宣王臣仲其非官守。則皆王之父兄甥舅也。君定王室。而殘其姻族。民將焉放。放依敢私布於吏。布陳也唯君圖之。公曰。是君子之言也。迺出陽人也。降

文公伐原。原不服。故伐之。令以三日之糧。三日而原不降。公令疏軍而去之。疏微謀出曰。原不過一二日矣。謀聞軍吏以告公。曰。得原而失信。何以使人。夫信民之所庇也。不可失也。底蔭乃去之。及孟門。而原請降。孟門原地傳曰

退一舍

文公立四年。楚成王伐宋。四年魯僖二十七年冬。公率齊秦伐曹衛以救宋。魯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於衛。宋人使門尹班告急於晉。門尹班。公。告大夫曰。宋人告急。舍之則宋絕。舍不救宋。則宋也。告楚。謂請宋於我。我欲擊楚。齊秦不欲。其若之何。先軫曰。不若使齊秦主楚怨。齊秦本與晉俱伐曹衛。今晉分其地。楚必不許。齊秦之請。齊秦不得其請。必屬怨焉。先軫。晉中軍原軫也。主楚怨。公曰可乎。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獨賂齊秦。藉之告楚。借與齊秦之勢。我分曹衛之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齊秦。齊秦本與晉俱伐曹衛。今晉分其地。楚必不許。齊秦之請。齊秦不得其請。必屬怨焉。先軫。晉中軍原軫也。然後用之。蔑不欲矣。用齊秦也。公說。是故以曹田衛田賜宋人。二十八年春。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令尹子玉。晉衛侯出居襄牛。公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界宋人。令尹子玉蔑無也。公說。是故以曹田衛田賜宋人。二十八年春。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令尹子玉。晉衛侯出居襄牛。公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界宋人。令尹子玉使宛春來告。大夫宛春。楚人也。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也。先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也。舅犯愾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必擊之。愾怒也。臣子玉也。君文公也。先軫曰。子與之。與許我不許曹衛之請。是不許釋宋也。宋衆無乃彊乎。不許。釋宋。宋降。是楚一言而有三施。子一言而有三怨。三曹。怨已多矣。難以擊人。不若私許復曹衛。以攜之。也。執宛春以怒楚。怒楚。令既戰而後圖之。圖。圖復。公說。是故拘宛春於衛。子玉釋宋圍。從晉師。楚既陳晉師退舍。軍吏請曰。以君避臣辱也。時楚王避文公之德。還居申。使子玉去宋。子玉不肯。固請戰。故云避臣。且楚師老矣。必敗。何故退老也。圉宋久。子犯曰。二三子忘在楚乎。言在楚時。許退三舍。偃也。聞之。戰鬪直爲壯。曲爲老。若韓之戰。秦師少而鬪士其師罷病也。衆晉曲秦直。故能敗晉。未報楚惠。而抗宋。我曲楚直。抗救也。其衆莫不生氣。不可謂老。若我以君避臣而不去。彼亦曲矣。退三舍避楚。楚衆欲止。子玉不肯。至于城濮。果戰。楚衆大敗。城濮。君子曰。善以德勸。君子曰。善以德勸。子犯。善先軫。

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反其陴。賈侍中云。鄭復効曹觀公解脣之狀。故伐之。唐尚書云。誅曹觀狀之罪。還而曹不禮公子與觀狀之事。而叔詹云。天禍鄭國使淫觀狀謂淫放於同耳。反撥也。陴城上女垣。鄭人以名寶行成。名寶公弗許。曰予我詹而師還。詹鄭卿叔詹伯文公過鄭。詹請往。鄭伯弗許。鄭伯鄭。詹固請曰。一臣可以赦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於臣也。鄭人以詹子晉。晉人將烹之。烹煮。詹曰。臣願獲盡辭而死。固所願也。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棄禮違親。淫放也。放曹明謂公子。殺身贖國忠也。乃就烹。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命弗殺。厚爲之禮而歸之。禮也。鄭人以詹伯爲將軍。

晉饑。公問於箕鄭。箕鄭晉大夫。晉。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不以愛憎誣人。以善惡是爲信於心。信於名。名百號。卑之。信於令。信於事。謂使民事。各得其時。公曰。然則若何。對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不相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干犯也。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不奪其時。則有成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猶業次也。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置之有。出其帑藏。以相振救。公使爲箕。爲箕大夫及清原之蒐。使佐新上軍。清原之蒐。在晉僖三十一年。

文公問元帥於趙衰。元帥上卿。對曰。郤穀可行年五十矣。郤穀晉大夫。行歷也。守學彌惇。惇厚。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志記。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也。請使郤穀公從之。公使趙衰爲卿。辭曰。樂枝貞慎。枝也。志記。夫子。樂共子也。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爲輔佐。臣弗若也。乃使樂枝將下軍。先軫佐之。此述初耳。在晉之子貞子也。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爲輔佐。臣弗若也。乃使樂枝將下軍。先軫佐之。此述初耳。在晉

五鹿先軫之謀也。五鹿郤穀卒使先軫代之。從下軍之佐超將中軍傳曰。尚德也。胥臣佐下軍。代先公使原季爲卿。原季襄也。文趙

公二年爲原。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偃狐偃。賈唐云。三德。樂枝先軫胥臣皆狐偃所舉。虞云。三德。謂勸人昭謂樂枝等皆趙衰所進。非狐偃三德紀人之語在下。虞得之。

偃。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章著。使狐偃爲卿。辭曰。毛之智賢於臣而佐之。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虞唐云。代將新軍。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先且居。先軫之子蒲伯也。復受霍爲霍。

伯軍伐有賞也。伐功。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倫匹也。三

乃使先且居將上軍。代狐。公曰。趙衰三讓。三使爲卿。三讓之。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

衰之故。蒐于清原作五軍。清原晉地。晉本三軍。有中軍。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

佐之。子犯卒。蒲城伯請佐。或云。蒲城伯。狐毛也。賈侍中云。蒲城伯。先且居也。公曰。夫趙衰三讓不失義也。讓推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又何患矣。請令衰也。從子。從先。乃使趙衰佐新上軍。此有新字誤。趙

將進佐上軍。升一等。新上軍之將位在上軍。之佐下。此章或在狐毛卒上。非也。當在下。

文公學讀書於白季。三日。白季胥臣曰。吾不能行也。咫尺聞聞則多矣。新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也。使

者行之猶愈於不學。

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治國爲易。郭偃卜偃。今也難。對曰。君以爲易。其難也。將至矣。以爲易而輕忽

之。故其難將至。偃從新上軍之誤。趙襄從新上軍之誤。

國語卷十 晉語四 文公

以爲難而勤修之。故其易將至。

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傅謹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陽處父晉大夫陽子對曰是在謹也遽

陽處父晉大夫陽子。對曰：是在謹也。謹

遮蔽不可使俯者謂疾。戚施不可使仰者謂憔悴。僬僥不可使舉者謂尪弱。侏儒不可使援者謂短。眇瞍不可使視者謂盲。

動三尺侏儒不可使援。侏儒短者，矇瞍不

耳不別五聲之和曰聾。生而聾曰聵。童昏不

可使謀童無智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矣。質導若有違質也。教將不入不入其心其何善之爲使善言不能

耶教將不入其心。其何善之爲。使善不能

臣聞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變，娠有身也不變，不變動也不變，少洩於豕牢少小也，而得文王不加疾焉言易。文王在母

言易文王在母也而得文王不加疾焉

不憂體不變。在傳弗勤師處。弗煩事王不怒。王謂季孝友二號。善兄弟爲友二號。文王弟號仲穀叔。而惠慈二蔡云。蔡文王子。

弟爲友二號
兄仲號叔而惠慈二蔡惠愛也三君云蔡文王子

管叔初刑于大姒刑法也文王妃比於諸弟比親也同宗之弟詩大雅思齊之二章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詩大雅思齊之二章

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詩大雅思齊之二章寡妻

大姒御治也。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輔也。及其卽位也。詢于八虞。謀也。賈唐曰。八虞伯達伯括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叔季。皆在虞官。

詢謀也。賈唐曰：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伯達伯括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行。

驥而諮詢于二虢也。謀於閼天而謀於南宮也。皆周賢臣庶亦謀於蔡原而訪於辛尹公。原公辛甲。皆謀也。蔡原公辛甲。

於蔡原而訪於辛尹。諭訪皆謀也。蔡蔡公原原公辛辛甲。

周太史皆重之以周邵畢榮公畢公榮公億寧百神億安而柔和萬民柔安故詩云惠于宗公神罔

柔安萬民也。故詩云惠于宗公神罔

時恫亦思齊之二章惠順也。宗公曰：然則教體也。因公曰：然則教

王非專教誨之力也。體也。公曰然則教

無益乎對曰胡爲文益其質言有美質加以文采乃善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不入不入於道公曰奈夫八疾何八疾至童昏

不入不
入於道。公曰奈夫八疾何。
八疾蓮蔭至童昏。

曰官師之所材也。師長也。材戚施直鑄。直直擊鑄。鑄鍾也。蘧蒼蒙璆。蒙戴也。璆玉磬能俯。故使戴馨。不侏儒扶盧之恆緣也。盧矛戟以爲扶緣也。

故使戴磬不侏儒扶盧之柵緣之以爲

戲。矇瞍修聲。無目於音聲，審故使修之。瞽司火。耳無聞於視，則童昏嚚瘡僬僥官師之所不材也。所不能以實裔士。材用開

裔荒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能質性若川然。有原以印浦而後大利迎之以浦然。後大

更言此者。

征伐初也。

用兵。

子犯曰。

民未知義。

未知尊上之義。

盍納天子以示之義。

時天子避子帶之難在鄭地汜。

順少長習威儀。

乃大蒐于被廬。

被廬晉地作三軍。

唐尚書云去新軍之上下昭謂此章述文

乃納襄王于周。公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信。盍伐原以示之信。乃伐原。糧糧盡不降命去之。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禮。盍大蒐備師尚禮以示之。蒐所以明尊卑。乃大蒐于被廬。被廬晉地作三軍。唐尚書云去新軍之上下昭謂此章述文

公之初未有新軍。使郤穀將中軍以爲大政。大政掌國政。郤溱佐之。郤溱晉大夫郤至之先或云至非也。子犯曰可矣。可用遂伐曹衛。在魯僖二十六年楚伐齊取穀使申公叔侯戍。

子玉去宋避晉。

國語卷第十一

晉語五 襄公

白季使舍於冀野。晉邑郊外曰野。冀缺，其妻也。饁，音也。饁，野也。野，饁也。饁，野也。敬相待如賓。夫婦從而敬如賓。從而焚公宮，秦伯對曰：國之良也。滅其前惡也。除是故舜之刑也。殛鯀，禹父，今君之所聞也。齊桓公親舉管敬子，其賊也。仲子管之謚。公曰：子何以知其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夫敬德之恪也。恪於德以臨事，其何不濟？公見之，使爲下軍大夫。在文公時，而於此言之者，以襄公能繼父志，用冀缺傳曰：襄公以再命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爲卿，復與之冀缺。

陽處父如衛，反過寧。魯文五年，寧晉邑，今河內修武是也。舍於逆旅，寧嬴氏。旅客也。逆客而嬴，謂其妻曰：吾求君子久矣，今乃得之。舉而從之。舉，起也。陽子道與之語，及山而還。山，河內溫山也。其妻曰：子得所求而不從之，何其懷也？懷，思也。曰：吾見其貌而欲之，聞其言而惡之。夫貌情之華也。言容貌者，情之華采也。貌之機也。言語者，容機也。身爲情，情生於身，成於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發之，合而後行，離則有釁。合，謂情言貌也。三者容合，而後行之，釁，瑕也。今陽子之

貌濟其言匱非其實也。濟成也。言不副貌爲匱匱乏也。若中不濟而外彊之謂情不足而其卒將復。復反也。反中以外易矣。易猶若內外類而言反之。瀆其信也。瀆輕也。夫言以昭信奉之如機如樞機。歷時而發之。言思察也。之詳熟胡可瀆也。今陽子之情謾矣。誠辭也。以濟蓋也。濟成也。成其容。且剛而主能。主上也。言性剛直。不本而犯怨之所聚也。不本行不本仁義也。犯犯人也。吾懼未獲其利而及其難是故去之。莽年乃有賈季之難。陽子死之。賈季晉大夫。孤舍二軍復成國之制。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子至自溫改蒐于董使趙盾將中軍射姑佐之。射姑怨陽子之易其班使狐鞠居殺陽處父而奔狄罪矣。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爲司馬。宣子晉正卿。趙衰之子。宣孟盾也。獻子韓萬之玄孫。子河曲之役。曲晉地。晉文十二年。秦伐晉戰于河曲。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趙孟宣子干犯也。行軍列。獻子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沒終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車。爲主盾升之於公朝。暮喻速也。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比私也。比義也。夫周以舉義比也。曰。周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爲義吾言女於君。懼女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女。觀女能否。女勉之。苟從是行也。其志是行令所行也。臨長晉國者。非女其誰。臨監也。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

宋人弑昭公。宋人宋成公之子文公鮑也。昭公在魯文十六年。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對曰。

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爲明訓也。言尊卑各得其所以明教訓。今宋人弑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則法天必誅

焉。晉爲盟主而不修天罰。

修行

將懼及焉。

也

公許之。

乃

發令于太廟。

事也

召軍吏而戒樂正。

正長也軍吏主師

令

三軍之鍾鼓必備。

趙同曰。

國有大役。

役事也

趙同盾

不鎮撫民而備鍾鼓何也

宣子曰。

大罪伐之。

小罪懼

之也。憚懼襲侵之事陵也

輕曰襲無鍾鼓曰

是故伐備鍾鼓。

聲其罪也。

以聲張

戰以鑸于丁寧。

儆其民也。

鑸于

丁寧者謂鉦也敵戒也

襲侵密聲爲翫事也。

翫其無備

今宋人弑其君罪莫大焉。

明聲

之猶恐其不聞也。

吾備鍾鼓爲君故也。

爲欲尊明君道也

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

鳴鍾鼓以至于宋。

振奮也

七年
魯文十
靈公虐。趙宣子驟諫。靈厚斂以雕牆。支解宰夫之屬。公患之也。疾使鉶麑賊之。鉶麑力士。晨往則寢門辟矣。辟開盛服將朝。早而假寐。不脫冠帶而麌退歎而言曰。趙孟敬哉。言夙興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鎮也。鉶重賊國之鎮。不忠受命而廢之。不信享一名於此。不如死。享受也。殺之爲不忠。不觸庭之槐而死。庭外朝之庭也。周禮王則諸侯之朝三。靈公將殺趙盾。不克。晉宣二年秋。晉侯飲盾酒。伏甲將攻之。盾覺而走。故不克。趙穿攻公於桃園。趙穿晉大夫。趙夙之孫。趙盾從父昆弟。武子也。歸請伐齊。范武子退自朝。武子晉正士會曰。變乎。吾聞之。樊武子之子。文子也。干人之怒必獲毒焉。夫郤子之怒甚矣。不園闈名桃逆公子黑臀而立之。實爲成公。逆迎也。迎於周也。黑臀晉文公子襄公弟成公也。

郤獻子聘于齊。獻子晉卿郤缺之子。克。齊頃公使婦人觀而笑之。郤子跛齊頃公帷婦人使觀。郤獻子怒歸請伐齊。范武子退自朝。武子晉正士會曰。變乎。吾聞之。樊武子之子。文子也。干人之怒必獲毒焉。夫郤子之怒甚矣。不

逞於齊必發諸晉國。逞快也。不快心以伐不得政。何以逞怒。得政爲余將致政焉。以成其怒。致歸無以內易外也。爾勉從二三子。以承君命。唯敬。二三子晉諸卿承奉也。乃老。乃告。

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度辭於朝。度隱也。謂以隱伏謫之言。問於朝也。東方朔曰。非敢詆之。與爲隱耳。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解其三事。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父兄長爾童子。而三掩人於朝也。掩蓋吾不在。

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

笄。簪也。

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靡笄齊山名。魯成二年晉郤克伐齊。從齊師於靡笄之下。戰於鞍。獻子時爲司馬。將斬人以爲戮。罪在可赦。郤獻子駕將救之。至則

旣斬之矣。郤獻子請以徇。其僕曰。子不將救之乎。獻子曰。敢不分謗乎。

言欲與韓子分謗共非也。言能知此故從事不乖。

靡笄之役。郤獻子傷。傷於矢也。傳曰。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氣貌短張。侯御曰。三軍之心。在此車也。張侯晉大夫解張也。在此車。謂車進退則進。車其耳目在於旗鼓。耳聽鼓音。視旗表。車無退表。鼓無退聲。表旆旗也。車表。軍事集焉。集成。吾子忍之。不可。已。此兵之常政。病未若死。祇以解志。祇適。乃在并轡。右援枹而鼓之。馬逸不能止。三軍從之。逸奔。齊師大敗。逐之。三周華不注之山。

周匝也。華齊地不注山名。

靡笄之役。郤獻子勝而返。范文子後入。文子時。武子曰。變乎。女亦知吾望爾也乎。兵凶事文子。後入。故憂。望對曰。夫師郤子之師也。又爲元帥。其事臧。臧善也。謂若先。則恐國人之屬耳目於我也。故不敢。屬猶武子曰。吾

知免矣。於告。

靡笄之役。郤獻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克也。」以君命命三軍之士。三軍之士用命。克也。何力之有焉。范文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燬也。」受命於中軍。以命上軍之士。上軍之士用命。燬也。何力之有焉。樂武子見武子晉卿樂枝之孫樂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書也。」時將下軍。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書也。」受命於上軍。以命下軍之士。下軍之士用命。書也。何力之有焉。

靡笄之役也。郤獻子伐齊。齊侯來。齊侯以靡笄之役故服而朝晉。在魯成三年。服獻之以得殞命之禮。獻致饗也。獻籩豆之數如征伐所獲國君之獻禮。以得言不得也。伐國獲君。若秦獲晉惠。是爲殞命。今齊雖敗。項公不見得。非殞命也。故苗賁皇以郤克不知禮。司馬法曰：「其有殞命行禮。如會所爭義。不爭利。」曰：「寡君使克也。」不腆弊邑之禮。爲君之辱。敢歸諸下執政。以整御人。歸饋也。執政執事也。整頓也。御人婦人。願以此報君御人之笑己者。苗賁皇曰。郤子勇而不知禮。苗賁皇曰：「郤子勇而不知禮。」大也。其與幾何。終命不楚鬪椒之子。於其伐而恥國君。功也。其與幾何。終命不

梁山崩。梁山晉望也。崩在魯成五年。以傳召伯宗。傳驛也。伯宗晉大夫孫伯糾之子。遇大車當道而覆立而辟之。曰避傳。辟使下道避也。對曰。傳爲速也。若俟吾避則加遲矣。也。不如捷而行。旁出捷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絳晉都伯宗曰。何聞。曰梁山崩。而以傳召伯宗。伯宗問曰。乃將若何。對曰。山有朽壤而崩。將若何。爲而稱朽壤。言遯也。夫國主山川。爲山川主。孔子曰。故川涸山崩。君爲之降服出次。降服。竭也。川竭山崩。君乘縵不舉。策於上帝。縵車不舉。不舉樂策於上帝。以簡策之文告天也。周禮四鎮五嶽崩。命去樂。國三日哭。以禮焉。國有大災三日哭。雖伯宗亦如是而已。其若之何。

問其名不告請以見不許於君以見以車者之言告君君從之

伯宗朝以喜歸

朝罷而歸有喜色

其妻曰

主尚

子貌有喜何也

才在人上也

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智似陽子

子處父智辯如陽對曰

智大

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也

是以難及其身

子何喜焉

才在人上也

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

智大

智大

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

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

戴奉也上賢也

難必及子乎

才在人上也

智大

智大

子莫子若也

子伯州犁

子伯州犁得畢陽

畢陽晉士

及樂弗忌之難

樂弗忌晉大

智大

三郤害伯宗將謀而殺之

夫伯宗之黨

井殺之在魯成十五年

畢陽實送州犁于荆

荆楚也州犁奔

智大

智大

國語卷第十二

晉語六 厲公

趙文子冠。文子趙盾之孫趙朔之子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武子樂書禮既冠。嬖見卿大夫美哉。美成人也。昔吾逮事莊主莊子。趙朔之謚大夫稱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不知華而不實也。見中行宣子。宣子曰美哉。主趙朔將下軍樂書佐之。華者有容貌實之。見卿大夫美哉。美成人也。昔吾逮事莊宣子晉大夫中行桓子之子荀庚。惜也。吾老矣。惜已年老不見。見范文子。文子德所至范樊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爲寵驕。智不足者得寵而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言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詢于芻蕘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前世箴諫之語在列者獻詩使勿兜。列位也。謂公卿至於列風士獻詩以諷也。兜惑也。風聽臚言於市。采旅所傳善惡之言辨祿祥於謠。采聽商辨別也。祿惡也。祥善也。行歌曰考百事於朝。職事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也。臚傳也。是也。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術道先王疾是驕也。見郤駒伯。駒伯曰美哉。駒郤晉然壯不若老者多矣。恃年自矜見韓獻子。獻子晉郤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類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又何加焉。糞除喻見智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首之子荀鑒成宣之後而老爲大夫非恥乎。成宣子文子曾祖趙衰自修潔也。

大曆也。言文子二賢之後，長老乃爲大夫。非恥乎？欲其修德，早爲卿也。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成子導前志以佐先君，導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乎？導達也。志記也。佐助也。先君文公也。以政得政，以佐助也。夫宣子盡諫於襄靈。襄文公子，靈公父。以諫取惡，不憚死進，可不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濟成者衆。執官爲大夫者衆。吾安容子。見溫季子。溫季子至。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之。其次不欲其高遠，求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晉大夫。張老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益。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行，否在子之志。若夫三郤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不足稱述。智子之道善矣。道訓是先主覆露子也。先是謂成宣也。

厲公將伐鄭。鄭從楚故也。在晉十六年。范文子不欲。曰：若以吾意，諸侯皆叛，則晉可爲也。治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叛輒伐之。故爲難本。得鄭憂滋長焉。用鄭，楚必救之。故憂益長。郤至曰：然則王者多憂乎？文子曰：我王者也乎哉？言俱。夫王者成其德，而遠人以其方賄歸之，故無憂。方所在之，謂財也。今我寡德，而求王者之功，故多憂也。我晉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無土求富行不得息。

厲公六年伐鄭。六年晉成。且使苦成叔及欒黶興齊魯之師。苦成叔郤犨欒黶欒書之子桓子。郤犨如齊，欒黶如魯，皆乞師。楚恭王帥東夷救鄭。恭王，楚莊王之子。箴也。楚半陣，公使擊之。欒書曰：君使黶也。興齊魯之師，請俟之。郤至曰：不可。楚師將退，我擊之，必以勝歸。將退無鬪心。夫陣不違忌，一閒也。違避也。忌晦也。閒隙也。晦陰氣盡，兵亦陰。故

于鄖

夫南夷與楚來而不與陣二閒也。南夷據在晉南不與陣不欲戰

雖俱陣

且其士卒

在陣而譁四閒也。譁者夫衆聞譁則必懼五閒也。鄭將顧楚楚將顧夷莫有鬪心不可失也。公說於是敗

也楚師於鄖陵。欒書是以怨郤至。怨其反已。

楚師於鄖陵。欒書是以怨郤至。怨其反已。

鄖之戰郤至以韎韋之跗注三逐楚平王卒。三君云一染曰韎鄭後司農說以爲韎茅蒐染也韎聲也昭謂茅蒐今絳草也急疾呼茅蒐成韎也凡染一入爲縲跗注下注於跗見王必下奔下車退戰王使工尹襄問之以弓工尹楚官襄其名間遺也曰方事之殷也事戎事殷盛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屬見不穀而下無乃傷乎屬適也傷恐其傷郤至甲冑而見客免胄而聽命免脫也曰君之外臣至以寡君之靈閒蒙甲冑蒙被也被介在甲冑之間不敢當拜君命之辱爲使者故敢三肅之禮軍事肅拜肅下手至地君子曰勇以知禮禮軍

鄖之役晉人欲爭鄭爭鄭楚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爲人臣者能內睦而後圖外睦親不睦而圖外必內爭盍姑謀睦乎姑且考訊其阜以出則怨靖訊問也阜衆也靖安也言內直謀相親愛乃考問百姓知其虛實然後出軍用師則怨惡自安息

鄖之役晉伐鄭荆救之荆楚大夫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君人者刑其民以刑正其民成而後振武於外也是以內和而外威威畏也今吾司寇之刀鋸日弊刀鋸小人之刑弊敗也日敗用之數也而斧鉞不行斧鉞大刑不行內猶有不刑而況外乎夫戰刑也言用刑刑之過也刑殺有過者也過由大臣也而怨由細怨望者由小細民故以惠誅怨誅除以忍去過忍以義斷細無怨而大不過而後可以武刑外之不服者今吾外刑乎大人外者不及也而忍於小

民忍行之。將誰行武。武不行而勝。幸也。幸微。幸以爲政。必有內憂。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詎非聖人。必偏而後可。偏猶自也。偏而在外。猶可救也。在外。外有患也。疾自中起。是難。盍姑釋荆與鄭。以爲外患乎。釋置鄆之役。晉伐鄭。荆救之。欒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下軍。上下。中軍之上下也。傳曰。欒書將中軍。欒武子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唯厚德者。能受多福。無德而服者。衆必自傷也。不義而彊。稱晉之德。諸侯皆叛。其弊必速。稱晉之德。諸侯皆叛。國可以少安。稱副也。副晉之德。而爲之宜。諸侯皆叛。不復征伐。還自整修。則國可以少安。唯諸侯皆叛。惟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詎非聖人。不有外患。必有內憂。盍姑釋荆與鄭。以爲外患乎。諸臣之內。相與必將輯睦。私近也。私近謂嬖臣。大無所爭也。今我戰。又勝荆與鄭。吾君將伐智而多力。力功也。將自伐其智自多其功。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而益婦人田。言必多。徒空也。與辭也。謂增其祿。婦人愛妾也。不奪諸大夫田。則焉取以益此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與幾人。幾人言必多。其產將害大。盍姑無戰乎。產生也。言其生也。戰若不勝。則晉國之福也。戰若勝。亂地之秩者也。亂地亂故地。秩常也。其產將害大。盍姑無戰乎。變將害大臣。子時爲武箕之役。先軫不復命。反命於君。在晉僖三十三年。晉國之政。固有大恥。三。今我任晉國之政。任當也。卿不毀晉恥。又以違蠻夷重之。遠避也。蠻輕。雖有後患。非吾所知也。不能慮遠。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有二禍擇取其重。福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晉國故大恥。與其君臣不相聽。以爲諸侯笑也。不相聽謂慶。鄭相聽。以隕於韓。先縠不與林父相聽。以敗於邲。先軫不與襄公相聽。以亡於邲。盍姑以違蠻夷爲恥乎。欒武子不聽。遂與荆人戰於鄆陵。大勝。

之鄭地於是乎君伐智而多力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曠殺三郤而戶諸朝_{三郤}_墮_舉_至_也_戶_陳_納_其_室_以
分婦人妻妾貨財於是乎國人不蠲潔_{蠲潔}_也_不_遂_弑_諸_翼_葬_於_翼_東_門_之_外_以_車_一_乘_也_厲_公_侈_多_外_嬖
反自鄢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欲以晉童夷羊五長魚矯爲卿故殺三郤長魚矯又以兵劫樂書中行偃將殺之公不忍使復其位晉成十七年冬厲公遊于匱麗氏樂書中行偃執公十八年正月使程滑弑公葬之以車一乘不成喪也厲公之所以死者唯無德而功烈多服者衆也烈業也服者衆謂晉成十二年會于瑣澤盟于戚會吳于鍾離十六年敗楚于鄢陵并會伐鄭十七年同盟于柯陵

鄢之役荆壓晉軍_{壓謂掩其不備}傳曰甲午晦楚壓晉軍而陣_{軍吏患之}將謀拒扞所以范匄自公族趨過之_勾_范_文_子_之_子_自_公_族_爲_公_族_大_夫_欲_與_讓_大_臣_不_掩_蓋_人_是_爲_避_難_既_退_荆_師_於_鄢_將_穀_穀_處_其_館_食_其_穀_示_必_死_不_復_飲_食_非_退_而_何_言_楚_必_退_也_傳_曰_塞_井_夷_籬_陳_於_軍_中_而_疏_行_首_是_也_范_文_子_執_戈_逐_之_曰_國_之_存_亡_天_命_也_童_子_何_知_焉_且_不_及_而_言_姦_也_必_爲_戮_言_議_不_及_匄_而_匄_言_之_是_爲_有_姦_故_必_爲_戮_苗_賁_皇_曰_善_逃_難_哉_文_子_是_爲_避_難_既_退_荆_師_於_鄢_將_穀_穀_處_其_館_食_其_穀_示_必_死_不_復_飲_食_非_退_而_何_言_楚_必_退_也_傳_曰_晉_師_三_日_館_穀_范_文_子_立_於_戎_馬_之_前_公_戎_車_曰_君_幼_弱_諸_侯_使_勝_楚_而_以_勸_楚_修_德_以_報_晉_乎_君_與_二_三_臣_其_戒_之_也_夫_德_福_之_基_也_無_德_而_福_隆_猶_無_基_而_厚_墉_也_其_壞_也_無_日_矣_隆_盛_也_矣_墉_牆_也

反自鄢范文子謂其宗祝宗人曰君驕泰而有烈_烈_功夫以德勝者猶懼失之而況驕泰乎君多私今以勝歸私必昭_私_嬖_臣_妾昭私難必作寵私必去舊必作難吾恐及焉凡吾宗祝爲我祈死_祈_求先難爲免免於亂

七年夏范文子卒。晉厲公七年冬難作始於三郤卒於公

行殺三郤樂中公畏誅乃弑公

既戰獲王子發鉤發鉤楚公子夜傳樂書謂王子發鉤曰子告君使告曰郤至使人勸王戰及齊魯之未

至也

言勸楚王使與晉戰乞師於齊魯時尚未至言晉可敗

且夫戰也微郤至王必不免

微無也

言郤至見王必下趨故得免吾歸子子告晉君如此

發鉤告君君告樂書樂書曰臣固聞之固久郤至欲爲難使苦成叔緩齊魯之師已勸君戰戰敗將納孫周

孫周悼

事不成故免楚王然戰而擅捨國君而受其問不亦大罪乎

問謂弓也

且今君若使之於周必見孫周視也是故使胥之昧與夷羊五刺郤至苦成叔及郤錡胥之昧胥童也夷羊五皆厲公嬖臣郤錡謂郤至曰君不道於我我欲以吾宗與吾黨夾而攻之雖死必敗君必危其可乎郤至曰不可至聞之武人不亂勇而不義智人不詐爲詐則不爲智仁人不黨不羣

黨利君寵祿以得富故有徒黨利黨以危君君之殺我也後矣也晚且衆何罪鉤之死也不若聽君之命死不欲爲亂是故皆自殺

傳曰三郤將謀於榭長魚矯以戈殺之言自殺取其不校自殺之道既刺三郤樂書弑厲公乃納孫周而立之實爲悼公

長魚矯既殺三郤乃脅樂中行謂與胥童共脅之脅劫也樂書中行中行偃也而言於公曰不殺此二子者憂必及君

言二字懼誅必

將圖君曰一旦而尸三卿不可益也對曰臣聞之亂在內爲宄在外爲姦御宄以德禦姦以刑禦止也以

謂誅除之以刑今治政而內亂不可謂德除穢而避彊不可謂刑穢害德刑不立姦宄並至臣脆弱不能忍俟也

乃奔狄。三月厲公弑。魯成十七年十二月長魚燭奔狄閏月

樂中行殺晉童十八年正月厲公弑

樂武子中行獻子圍公於匱麗氏。匱麗氏大夫家乃召韓獻子。獻子辭曰：「弑君以求威，非吾所能爲也。」立威求威行爲不仁。事廢爲不智。威行於君爲不仁。事廢不成爲不智。享一利亦得一惡，非所務也。昔者吾畜於趙氏。畜養也。韓獻趙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孟姬趙盾之子趙朔之妻晉景公之姊與盾之弟樓嬰通。嬰兄趙同括放之。姬同括於景公景公殺之時獻子能違其兵難卒存趙武未可魯與殺君在魯子見成養於成八年，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尸主二三子不能事君，安用厥也。中行偃欲伐之。樂書曰：「不以果戾。民不犯也。」戾師也。以果敢帥順行之故民不犯吾雖欲攻之，其能乎？乃止。

國語卷第十二

晉語七 悼公

既弑厲公。樂武子使智武子彘恭子如周迎悼公。鮒也。食邑於彘。悼公周子也。時年十四。庚午。大夫逆于清原。涇原晉境。公言於諸大夫曰。孤始願不及此。及至孤之及此。天也。引天以抑人之有元君。將稟命焉。元善也。受若稟而棄之。是焚穀也。穀所仰。其稟而不材。是穀不成也。不材不可用。穀之不成。孤之咎也。成而焚之。求善君而謀之。故孤之不元廢也。其誰怨廢。以不元而以虐奉之。二三子之制也。制專批政。二三子爲令之不從。故求元君而訪焉。訪謀也。將在今日。若欲暴虐。以離百姓。反易民常。亦在今日。下不事上。謂圖之進退。願由今日。悼公承葬弑之後。嫌臣不從。故以此厲大夫對曰。君鎮撫羣臣。而大庇庶民。無乃不堪君訓。而陷於大戮。以煩刑史。刑刑官。司寇史。太史掌書法。辱君之允令也。尤信。敢不承業。乃盟而入。承奉也。辛巳。朝于武宮。武宮公廟。定百事。立百官。議定百事。而立其官。使之育門子。選賢良。門子大夫之適子。周禮曰。其正室皆謂之門子。育長也。長育其才。選用賢良。興舊族。出滯賞。舊族舊臣之子孫也。滯賞謂有功於先君。未賞者。謂呂相之屬。畢故刑赦囚繫。故刑。若今被刑居作者。畢之。不復作矣。囚繫者赦之。傳曰。宥罪戾。是也。宥閒罪。薦積德。薦進也。積德之士。進用之。逮鰥寡。逮及也。

也。振廢淹。振起也。淹久也。謂本賢人。養有常餼。恤孤疾。疾廢疾也。年過七十。公親見之。謂賢知事者。稱曰王父。敢不承盡其心也。故不敢不承命。

二月乙酉公卽位。

先館於外。至此乃就宮也。

宣子。呂鑄。之子。呂相。

曰。邲之役。呂鑄佐智莊子於

上軍。

上當爲下。字之誤也。

呂鑄。廩武子也。智莊子。荀首也。時爲

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于羽。連

楚官名。子羽。智莊子之子。智鎔之子。

智鎔。莊子。之子。智鎔之字。邲之戰。楚人囚智鎔。莊子以其族反之。廩武子御莊子。射襄老。獲之。

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歸晉。成三年。晉人歸楚穀臣。與襄老之尸。以求智鎔。楚人許之。故曰

子羽。鄢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晉成十六年。晉楚戰于鄢。呂鑄射楚恭王。以定晉國。而無後。無後子

顯位。中目。楚師敗。楚養由基。射呂鑄。中項而死。

使彘恭子將新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

季少子。武子。士會也。文子。士焚也。母弟同母弟。武

子宣法。以定晉國。至於今是用。執秩之法。

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於今是賴。

定諸侯。謂爲軍帥。能使諸侯事晉。賴蒙也。夫二子

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屏其宗也。

屏藩。使令狐文子佐之。

文子。魏犨之孫。頤之子。魏頤也。令狐邑名。

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

晉功。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鍾。

克勝也。魯宣十五年六月癸卯晉荀林父

于輔氏。獲杜回。輔氏晉地。杜回秦力士。勳功也。景鍾。景公鍾。將滅赤狄。潞氏。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

貞子之帥。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也。使爲太傅。

貞子。晉卿士穆子之子。士渥

知右行辛之能。以數宣物。定功也。使爲元司空。

右行辛。晉大夫賈辛也。數計也。宣明也。物事也。能以計數明事。

知欒糾之能。御以和于政

也。使爲戎御。

欒糾。晉大夫弁糾。政戎御。御公戎車。

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使爲戎右。

荀賓。晉大夫。戎右。公戎車之右。知有力而不暴。故可親近。欒伯

請公族大夫。梁伯樂武子。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惇惠。大夫。荀家之族。讓也。果敢。荀會。荀會。荀子桓子。無忘鎮靜。無忘韓厥之子。公族。使茲四人者爲之。茲此。夫晉梁之性難正也。膏肉之肥者。梁食之精者。言食。故穆子。鎮重也。靜安也。使茲四人者爲之也。夫晉梁之性難正也。肥美者。率多驕放。其性難正。故使惇惠者教之。教之。使文敏者導之。導其志也。使果敢者諗之。諗告也。使鎮靜者修之。修治其氣性。惇惠者教之。則偏而不倦。倦懈。文敏者導之。則婉而入。婉順。果敢者諗之。則過不隱。鎮靜者修之。則壹一也。使茲四人者。爲公族大夫。公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爲元尉。祁奚晉大夫。高梁伯。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羊舌職晉羊舌大夫之子。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爲元司馬。魏絳晉之子。莊子也。知張老之智而不詐也。使爲元候。張老晉大夫。張孟。知鐸遏寇之恭敬而信彊也。使爲興尉。遇寇晉大夫。知籍偃之惇帥舊職也。使爲元候。元候中軍候奄。遊也。興司馬上軍司馬也。知程鄭端而不淫也。且好諫而不隱也。使爲贊僕。程鄭晉耶也。贊僕乘馬御也。六駟屬焉。

始合諸侯于虛杠。以救宋。虛杠宋地。宋魚石叛宋而之楚。楚伐宋。取彭城。軍說云。新中軍也。昭謂時但言新軍無中軍。三年。公始合諸侯。悼公三年。魯襄二年。悼公元年。始合諸侯于虛杠。四年。諸侯會于雞丘。雞丘在魯襄三年。於此始命。四年。諸侯會于雞丘。雞澤也。於是乎布命結援脩好申盟而還。救災患之屬申尋也。惡令狐文子卒。文子趙武。而能恤大事。使佐新絳爲不犯。不可犯。使佐新軍。傳曰。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代。魏絳爲司徒。代。魏使范獻子爲候奄。張代。

老侯元侯也。獻子范公譽達于戎。終子之屬五年。諸戎來請服使魏莊子盟之。於是乎始復霸。莊子魏公後故四年。會諸侯於雞丘。述上會時魏絳爲中軍司馬。公子揚干亂行於曲梁。揚干悼公之弟行曲梁晉地魏絳斬其僕。僕御赤子銅鞮伯華曰。寡人屬諸侯。屬會魏絳戮寡人之弟爲我勿失。戮辱也爲我執之勿失亦對曰。臣聞絳之志。有事不避難。有罪不避刑。其將來辭。辭陳其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而伏劍。僕人掌傳命。絳士魴張老交止之。交夾僕人授公。公讀書曰。臣誅於揚干。不忘其死。誅責日君乏使。使臣狃中軍之司馬。狃正也臣聞師衆以順爲武。順順令也軍事有死無犯爲敬。有死其事無犯其令是爲敬命君合諸侯。臣敢不敬。敢不敬奉其職君不說。請死之。請就公跣而出。跣徒也曰。寡人之言。兄弟之禮也。子之誅。軍旅之事也。請無重寡人之過。反役與之禮食。反役自役反也。禮食大夫之禮令之佐新軍。上章曰。以魏絳爲不犯使佐新軍是也。

祁奚辭於軍尉。辭請老也公問焉。曰孰可。誰可自代對曰。臣之子午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少稚也遊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不戲弄也其壯也。彊志而用命。此壯謂未二十時守業而不淫。業所學其冠也。和安而好敬。冠二柔惠小物。柔仁也。而鎮定大事。鎮安也。言智安定也。有直質而無流心。流放非義不變。言從義也非上不舉。上而動也若臨大事。其可以賢於臣。大事軍事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薦造也擇方也。義宜也。公使祁午爲軍尉。歿平公。軍無秕政。歿終也。平公悼公之子彪秕以穀謐也五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和諸戎。悼公五年魯襄四年無終山戎之國今爲縣在北平子爵也。嘉父名也。孟樂嘉父之臣莊

我欲服從於晉。諸侯不得存恤。雖有功。猶得獸而失人也。安用之。且夫戎狄荐其土。其利一也。邊鄙耕農不儆。其利二也。戎狄事晉。四鄰莫不震動。其利三也。震懼君其圖之。公說故使魏絳撫諸戎。於是乎遂伯。

韓獻子老。獻子韓厥說云。爲公族大夫。老而辭位。昭謂韓厥。晉卿。魯成子長子。無忌也。唐尚書云。獻子致仕。而用其子爲公族大夫。昭謂初悼公元年。使無忌爲公族大夫。後七年。獻子告老。欲使爲卿。有廢疾。讓其弟起。公聽之。更使掌公族大夫。在魯襄七年。辭曰。厲公之亂。無忌備公族。不能死。公族同姓。臣聞之。曰。無功庸者。不敢居高位。國功曰功。今無忌智不能匡君。使至於難。仁不能救。勇不能死。敢辱君朝。以忝韓宗。請退也。固辭不立。悼公聞之。曰。難雖不能死君。而能讓。不可不賞也。使掌公族大夫。夫主也。初爲公族大。夫今使主之。是爲賞。

悼公使張老爲卿。卿佐辭曰。臣不如魏絳。夫絳之智能治大官。大官其仁。可以利公室。不忘公室。利其勇。不疚於刑。疚病也。能斷決其學。不廢其先人之職。若在卿位。外內必平。且雞丘之會。其官不犯。不犯戮。而辭順。不可不賞也。公五命之。固辭。乃使爲司馬。使魏絳佐新軍。事已見上。欲見張老之讓。故復言之。

十二年。公伐鄭。軍于蕭魚。悼公十二年。魯襄十一年。鄭從楚故伐之。軍蕭魚。鄭服也。鄭伯嘉來納女工妾三十人。女樂二八。嘉鄭僖公子。簡公也。不忘利。其女美也。工樂師也。傳曰。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觸是也。妾給使者。女工妾凡三十人。女樂今伎女也。八人爲僕。備八音也。或云女工有伎者也。與傳相違。失之矣。賈侍中云。妾女樂也。下別有女樂二八。則賈君。

所云似歌鍾二肆。歌鍾歌時通奏肆列也。凡及寶鑄。鑄小鐘也。輶車十五乘。輶廣車。軛車也。十五各十五兵車百乘。淳偶也。七謂今會。謂襄五年會于戚。二謂七年會于郿。三謂九年同盟于戲。五謂十年會于祖。六謂十一年會于毫城北。公錫魏絳女樂一八歌鍾一肆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而正諸華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志。請與子共樂之。八年和戎狄後八年也。七合諸侯一謂魯襄五年會于戚。二謂七年會于郿。三謂四年會於邢丘。四謂九年同盟于戲。五謂十年會于祖。六謂十一年會于毫城北。魏絳辭曰。夫和戎狄君之幸也。幸幸而合。八年之中七合諸侯君之靈也。靈神也。二三子之勞也。謂諸侯軍帥。臣焉得之。焉得專也。公曰。微子寡人無以待戎。無以濟河。微無也。濟河南服鄭二三子何勞焉。子其受之君子曰。能志善也。志識也。

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司馬侯晉大夫汝叔齊樂見士民之殷富。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善善爲德惡惡爲義。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爲日在君側爲行。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肸叔向之春秋紀人事之善惡而目以天。時謂之春秋周史之法也。乃召叔向使傳太子彪。彪平公也。

國語卷第十四

卷十四

晉語八 平公

平公六年平公悼公之子彪六年魯襄二十一年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箕遺黃淵嘉父皆晉大夫欒盈之黨也卒祁與其老州賓通盈患之祁懼懼諸宣子曰盈將爲亂盈好施士歸之宣子執政畏其多士使城著將逐之箕遣黃淵等知之而作亂宣子殺遺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彪叔驩逐羣賊羣賊欒盈之黨謂智起中行喜州綽邢蒯之屬逐之出奔齊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于今亂兵不輟陽畢晉大夫穆侯唐叔八世孫桓叔之父晉亂自桓叔始輶止也民志不厭禍敗無已厭極也已止也離民且速寇恐及吾身若之何速召也陽畢對曰本根猶樹本根亂本立尚樹枝葉益長本根益茂是以難已也今若大其柯柯斧柄所操以伐木去其枝葉絕其本根可以少閒閒息也謂去其公曰子實圖之對曰圖在明訓訓教也明訓在威權言既有明教在威權威權以行之威權在君言不在臣君掄賢人之後有常位於國者而立之擇也常位謂世有功烈於國而申微者亦掄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逞快也是遂威而遠權遂申及後嗣權也遠權也民畏其威而懷其德莫能勿從從君若從則民心皆可畜皆可畜養而教導之畜其心而知其欲惡人孰偷生欲惡情欲好若不偷生則莫思亂矣且夫欒氏之誣晉國久也誣罔也以惡取善曰誣謂欒書弑厲公也然民被其德不以爲惡傳曰武子之德在民若周欒書實覆宗弑厲公以厚其家覆敗也宗大宗也謂殺厲人之思邵公若滅欒氏則民威矣威畏今吾

若起瑕原韓魏之後而賞立之則民懷矣。瑕原韓魏之後皆晉賢人有常位於國者威與懷各當其所則國安矣。君治而國安欲作亂者誰與。君曰：「樂書立吾先君悼公。」樂盈不獲罪如何。言盈不得罪於國爲其母陽畢曰：「夫正國者不可以曖於權。」權爲久長計言當遠行權不可以隱於私。以私恩隱蔽其罪無以正國。范祁所譖耳如何可滅。陽畢曰：「權隱於私則政不行。」行政不行何以導民。民之不導亦無君也。與無君同則其爲曖與隱也復害矣。且勤身也勤勤也。反復反也。彼若求逞志而報於君罪孰大焉。滅之猶少。之恐少減。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不亦可乎。謂賂其所適之國厚寄託之而勸勉焉公許諾。盡逐羣賊而使祁午及陽畢適曲沃。逐樂盈。曲沃_{樂盈}樂盈出奔楚。遂令於國人曰：「自文公以來有力於先君而子孫不立者將授立之。」得之者賞。授以爵位。居三年。後年樂盈畫入爲賊於絳。樂盈在楚一年而奔齊。魯襄二十三年齊莊公使析歸父。藩載盈及其士納諸曲沃。夏四月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畫入絳。范宣子以公入于襄公之宮。襄宮完固故就之傳樂盈不克出奔曲沃。傳曰晉人克園曲沃遂刺樂盈滅樂氏。刺殺也傳曰晉人克樂盈于曲沃盡殺樂氏

氏之族黨是以沒平公之身無內亂也。

樂懷子之出。懷子盈也執政使樂氏之臣勿從。執政正卿范宣子也從樂氏者大戮施。施陳也陳其尸。樂氏之臣辛兪行。行從盈也吏執之獻諸公。公曰：「國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順之也。豈敢犯之？」執政曰：「無從樂氏而從君是明令必從君也。」臣聞之曰：「三世事家君之臣事之如國君。再世以下主之大夫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

也。自臣之祖以無大援於晉國。世隸於饗氏。於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今執政曰。不從君者爲大戮。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煩司寇。敢不如也。言不敢忘死。而公說說其固止之。不可厚賂之。辭曰。臣嘗陳辭矣。心以守志。辭以行之所以事君也。若受君賜。是墮其前言。墮壞也。臣無二君。若受君賜。是有二心。君問之。陳辭未退而逆之。何以事君。逆反君知其不可得也。乃遣之。

叔魚生。其母視之。叔魚晉大夫。叔向母弟。羊舌鮒視相察也。曰。是虎目而豕喙。虎視耽耽。豕喙肩而牛腹。出牛腹。脣骨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水注川曰。必以賄死。後爲贊理。受雍子女。而抑邢侯。邢侯殺之。遂不視。不自養。視楊食我。生楊叔向邑。食我。叔向子。叔向之母聞之。往及堂。聞其號也。乃還。曰。其聲豺狼之聲。終滅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既長。黨於祁。盈同宗也。食我。

盈獲罪。晉殺盈。遂滅祁氏。羊舌氏在魯昭二十八年。

魯襄公使叔孫穆子來聘。在襄十四年。范宣子問焉。卿士匄晉正。曰。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言身死而名不朽。滅穆子。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言在舜世。不改堯號。在夏爲御龍氏。夏后孔甲之後。傳曰。陶唐氏既以事孔甲。能飲食龍。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氏。在商爲豕章氏。商謂武丁之後。爲豕章氏。初。祝融之後。彭姓爲大彭。豕章二國爲商伯。其後商滅豕章。劉氏自御龍代豕章。故傳曰。以更豕章之後。其後曰。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周武王之世。唐杜二國名。豕章自商之末。改國於唐。周成王滅唐。而封弟唐叔虞。遷唐于杜。謂之杜伯。周卑晉繼之。爲范氏。其此之謂也。王室微也。晉繼之者。謂爲盟主。以總諸侯。爲范氏者。杜伯爲宣王大夫。宣王殺之。對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世祿。世魯先大夫臧文仲。其身歿矣。其言立於後世。言其立言可法者。謂若教行。此之謂死。

而不朽。

范宣子與和大夫爭田。久而無成。成平也。和晉和邑之大夫。爭田之疆界。久而不平。宣子欲攻之。問於伯蒼。

華伯華羊舌赤魯襄之三

佐伯華曰外有軍內有事赤也外事他言主也不敢侵官非其官而與之爲侵官與且吾子之心有出焉可徵訊也軍以疾

出也。徵召於孫林甫。林甫衛大夫孫文子。晉襄十四年逐衛獻公。立孫剽。孫林甫曰。旅人所以事子弟也。

曰者也以軍事承子非戎則非吾所知也。問於祿奚。祿奚年復爲公族大夫。祿奚曰公族之不恭公室之

內朝也。然則祁奚掌之。若以君官從子之私懼子之應且增也。

孟張老字日聽命焉若夫子之命也何二之有

張孟子釋夫子而舉舉動舍也。是反吾子也。吾子宣子宣子爲上卿。本使我聽命於張孟子。問於叔魚。叔魚之弟叔向。

魚曰。待吾爲子殺之。叔向聞之。見宣子曰。聞子與和未。寧。息。偏問於大夫。又無決。盍訪之。訾祐。訾祐宣子。定更。

譬猶實直而博，直能端辨之。端正也。博能上下比之。且吾子之家老也。家臣吾聞國家有大事，必預於典。

嘗嘗實而相面能辨別也。惟前子以之且至。一家若七室者。吾聞國家有大事。必順於此。

刑罰也。而詆譖於耆老，而後行之。司馬法見叔齊曰：聞吾子有和之怨，吾以爲不信。詆譖皆有一心，是二心也。而行之，則一也。

之不憂。晉師心而怒，和大夫非子之任也。祁午見軍尉曰：「晉爲諸侯盟主，子爲正卿，若能靖端，諸侯使服。」

聽命於晉。晉國其誰不爲子從。何必和。言皆從子之命。盍大夫乎。蓋密和也。和平以大德。宣子問於

訾祐。訾祐對曰：昔隰叔子違周難於晉國。隰叔杜伯之子，適也。宣生子輿爲理。子輿士爲之，以正於朝。朝無姦官爲司空，以正於國。國無敗績也。功世及武子，佐文襄爲諸侯。諸侯無二心。士爲成伯，生缺。缺生武子，士會。文公五年，士會攝右，及爲卿，以輔成景軍，無敗政。文公生成公及爲成師，居太傅。唐尚爲成公軍師，兼太傅官。昭謂此成當爲景字誤耳。魯宣九年，晉成是也。後之人可則，是以受隨范。隨范晉及文子成晉荆之盟。文子，武子之子，樊也。晉使士樊，盟於宋西門之外，在魯成十二年。豐兄弟之國，使無有閒隙。豎厚也。閒隙，瑕釁也。兄弟鄭衛之屬，晉是以受郇櫟。郇櫟晉二邑今吾子嗣位，於朝無姦行。於國無邪民。於是無四方之患，而無外內之憂。賴三子之功，而饗其祿位。三子，子輿，武子，文子。今旣無事矣，而非和非恨也。於是加寵，將何治？晉加寵於子，宣子將何爲治乎？宣子說，乃益和田，而與之和。以所爭田益之。與之和平也。

訾祐死。范宣子謂獻子、獻子、宣子之子范鞅曰：鞅乎！昔者吾有訾祐也，吾朝夕顧焉。顧問以相晉國，且爲吾家。今吾觀女也，專則不能謀，則無與也。無賢臣也。將若之何？對曰：鞅也。吾處恭，不敢安易。易簡也。不敢安而爲簡略。自敬學而好仁，和於政而好其道。言已爲政貴和，而好說其道。謀於衆，不以賈好。賈求也。言心樂形。私志雖衷，不敢謂是也。必長者之由，衷善也。宣子曰：可以免身。由從也。

平公說新聲。說樂也。新聲者，衛靈公將如晉，舍于濮水之上，聞琴聲焉，甚哀。使師涓以琴寫之，至晉，爲平公鼓之。師曠撫其手而止之，曰：止此亡國之音也。昔師延爲紂作靡靡之樂，後而自沈於濮水之中，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乎？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太師子野君之明兆於衰矣。兆形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也。開通

也故八音以通八風以耀德於廣遠也。耀明風德以廣之。風風宣其德廣之於四方也。作樂各象其德。詔夏護武是也。周禮每樂一變。各有所致。謂鱗介毛羽之物。山林川澤天地之神祇也。風物以聽之。言風化之動物。莫不傾耳而聽。循詩以詠之。循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動作之有時。是以遠服而邇不遷。

平公射鶡不死。鶡屬小鳥。使豎襄搏之。失豎。內豎名也。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於朝。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爲大甲。兕似牛而青善觸人。徒林林以封于晉。言有才藝。以受封爵。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鶡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恥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殺之益聞。詭辭以諫。君忸怩乃趣赦之。

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撫拊也。曰。自此其父之死。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謂所建爲及諫爭。相爲終始。以成其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無不可。言皆從。籍偃在側。曰。君子有比乎。君子周而不比。故偃問之。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贊佐引黨以封己。引封厚也。利己而忘君別也。朋黨也。

秦景公使其弟鍼來求成。景公秦穆公之玄孫桓公之子鍼。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掌賓客。行人子朱曰。朱也在此。叔向曰。召子員。子朱曰。朱也當御。當直也。御進也。叔向曰。肸也。欲子員之對客也。子朱怒曰。皆君之臣也。班爵同。與員同也。何以黜朱也。退。撫劍就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成子孫贊之。贊其福。或爲賴。不集。三軍之士暴骨。不復戰。夫子員導賓主之言。無私子常易之。易變姦以事君者。吾所

能禦也。拂衣從
不心競而力爭。

能禦也。拂衣從之。拂，塞。

人救之。平公聞之，曰：「晉其庶乎？」於與幾

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侍曰公室懼卑其臣

諸侯之大夫盟于宋盟在魯襄二十七年。晉楚始同盟，以弭諸侯之兵。楚令尹子木欲襲晉軍。子木屈到之子屈建也。傳曰：若盡將盟楚人，衷甲襲掩也。曰：若盡委安，忠自中出也。而信自身，其行也。其爲德也深矣。其爲本也固矣。故不可損也。損動今我以忠謀，塞絕信反必斃也。蹉跎忠塞無用。無以用諸侯也。安能害我。且夫合諸侯以爲不信，諸侯何懼焉。爲此行也。荆之逆諸侯也亦云。亦云：欲弭兵爲是以在此。若襲我，是自背其信，而塞其子何愛於死。死而可以固晉國之盟，主何懼焉。言晉有信，諸侯必歸之。是行也。以藩爲軍。藩籬落也。攀輦卽利而舍。攀引也。輦輦車也。卽就也。言人候遮扞衛不行。候望遮閭，行也。以藩爲軍。不設壘壁。攀輦卽利而舍。引車就水草便利之地而舍之。候遮扞衛不行。晝則候遮，夜則扞衛。謂羅闈狗附也。張羅闈去壘五十步而陳。周軍之前後左右，橫弩注矢以誰。謂之羅闈。又二十人爲曹輩。去壘三百步，畜犬其中，或視前後左右，謂之狗附。皆昏而設明，而羅候遮二十人。居狗附處以視罷不行者，不設之。楚人不敢謀畏晉之信也。畏晉守信，諸侯自是沒平公無楚患。與之，故不敢謀。

宋之盟。弭兵之盟。楚人固請先歃。楚人子木叔向謂趙文子曰。夫霸王之勢在德不在先歃。子若能以忠信贊君也。而裨諸侯之闕。闕補也。歃雖在後。諸侯將載之。何爭於先。若違於德。而以賄成事。政以賄成。今雖先歃。荆之蠻置茆蘬。設望表。與鮮卑守燎。故不與。

盟置立也。蘊謂東茆而立之。所以縮酒。望表謂望祭山。今將與狎主諸侯之盟。唯有德也。狎更子務德無爭先。務德所以服楚也。乃先楚人。讓使楚先。

號之會。諸侯之大夫尋宋。魯昭元年。魯人食言。食僞也。言魯使叔孫穆子如會。尋宋之盟。欲以脩叔孫穆子爲戮。令尹圍楚。樂王鮒求貨焉。不予以事及於罪者必不避也。加治戮無所避也。子盍逃之。不幸必及於子。對曰。豹也受命於君。以從諸侯之盟。爲社稷也。若魯有罪。而受盟者逃。必不免。不免於討。是吾出而危之也。若爲諸侯戮者。魯誅盡矣。必不加師。請爲戮也。夫戮出於身實難居。自他及之何害。何害於義。苟可以安君利國。美惡一心也。美生惡死。文子將請之於楚。樂王鮒曰。諸侯有盟未退。而魯背之。安用齊盟也。縱不能討。又免其受盟者。晉何以爲盟主矣。齊一諸侯必殺叔孫豹。文子曰。有人不難以死。安利其國可無愛乎。若皆卹國如是。則大不喪威。而小不見陵矣。若是道也。果行也。必可以教訓。何敗國之有。吾聞之曰。善人在位。弗救不祥。惡人在位。不去亦不祥。必免叔孫。固請於楚而免之。

趙文子爲室。室宮斲其椽而翦之。椽檼也。張老夕焉而見之。見匠者不謁而歸也。謁告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速去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翦之。加密石焉。密細密文理。石謂砥也。諸侯

礪之。無密石也。大夫斲之。不_其士首之。斲其首也。備其物義也。物備得宜。從其等禮也。從尊卑之等謂之禮。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礪也。匠人請皆斲之。斲之更_通文子曰。恥爲後世之見之也。使_其斲者仁者之爲也。其礪者不仁者之爲也。

趙文子與叔向遊於九原。原當作京也。京晉墓地也。曰死者若可作也。_作起吾誰與歸。叔向曰其陽子乎。陽子父文子曰夫陽子行廉直於晉國。不免其身。廉直剛而無計。其知不足稱也。_{稱述}叔向曰。其舅犯乎。文子曰。夫舅犯見利而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_{見利見全身之利。謂與晉文避難。至將反國。無輔佐安國之心。}其隨武子乎。武子會納諫不忘其師。_{言聞之於師}言身不失其友。_{身有善行。稱友之道。事君不援而進。進進也。不阿而退。阿隨也。退退也。}隨君必欲進。賢退不肖也。

秦后子來奔。_{后子景公之弟鍼。來在魯昭元年。}趙文子見之間曰。秦君道乎。_{問有道否。}對曰。不識。難卽言之。文子曰。公子辱於弊邑。必避不道也。對曰。有焉。_{有不道事。}文子曰。猶可以久乎。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龢熟。_{言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不譴。}言少也。稔年也。少也。稔年也。文子視日曰。朝夕不相及。誰能俟五。_{言朝不至夕。}文子出。后子謂其徒從。_{從者。}曰。趙孟將死矣。夫君子寬惠以卹後。猶恐不濟。今趙孟相晉國。以主諸侯之盟。思長世之德。歷遠年之數。猶懼不終其身。今忼日而歛歲。_{忼。偷也。懈也。也。常之禍。}非死逮之。必有大咎。逮及也。大咎。冬。趙文子卒。

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鑿和視之。和名出曰：不可爲也。爲治是謂遠男而近女。遠師輔惑以生蠱。惑於女以非鬼非食。惑以喪志。疾非鬼神亦非飲食。良臣不生天命不祐。祐助也。良臣謂若君不死必失諸侯。趙文子聞之。曰：武從二三子。二三子晉諸卿。以佐君爲諸侯盟主。於今八年矣。內無苛慝。諸侯不二。苛煩也。惡也。子胡曰：良臣不生天命不祐。對曰：自今之謂。從今以往。和聞之曰：直不輔曲。明不規闇。言文子不能以明直規輔。平公之闇曲使至淫惑。拱木不生危。拱木大木也。高險也。危高險也。松柏不生埤。埤下濕也。以言文子不久存。吾子不能諫惑。使至於生疾。又不自退。而寵其政也。寵榮八年。年之謂多矣。已爲多也。何以能久。文子曰：鑿及國家乎？對曰：上鑿鑿國。止其淫惑。是爲鑿國。其次疾人。固鑿官也。官猶文。子曰：子稱蠱。何實生之？對曰：蠱之慝。穀之飛。實生之。惡也。言蠱之爲惡害于嘉穀。物莫伏於蠱。蠱莫嘉於穀。嘉善也。穀與蠱伏而章明者也。穀氣起則蠱伏藏穀不朽。故食穀者。晝選男德。以象穀明者。選擇有德之。以象人之食。宵靜女德。以伏蠱慝。靜安也。伏去也。言夜當安女之有德者。以禮自節。以去己蠱害之疾。言蠱害穀。猶女害男。今君一之。一晝是不穀而有聰明也。蠭而人食之章明之道也。故食蠭者。晝選男德。以象蠭明者。選擇有德之。以象人之食。是不昭穀明而皿蠭也。皿器也爲蠭作器而受也。夫文蟲皿爲蠭。吾是以云文字。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諸侯服則過是晉之殃也。過十年荒淫。是歲也。趙文子卒。諸侯叛晉。從楚。十年。平公薨。在魯昭十年。

秦后子來仕。避景公。其車千乘。從車千乘年。楚公子干來仕。其車五乘。子干恭王之庶子。公子比。晉昭元叔向爲太傅。實賦祿。韓宣子問二公子之祿焉。宣子韓起代。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公之孤四命五百人。上大

夫一卒之田爲卒爲田百頃。夫二公子者上大夫也。皆一卒可也。宣子曰秦公子富若之何其鈞之同也。對曰夫爵以建事也祿以食爵。隨祿德以賦之。功庸以稱之。稱副若之何以富賦祿也。夫絳之富商也。韋藩木楗以過於朝。韋藩蔽前後。唯其功庸少也。言無功庸雖富不得服尊服過于朝而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文文織錯商之財足以金玉其車文錯其服。以無能行諸侯之賄。言其財賄足以交於諸侯而無尋尺之祿。無大績於民故也。功績也。八尺且秦楚匹也。若之何其回於富也。回曲乃均其祿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簡公僖公之子嘉也。成子子產之謚鄭穆公之孫子國之子也。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館。贊導客問君疾對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徧諭。諭謂祭告謝而無除今夢黃熊入於寢門似靈不知人殺乎抑厲鬼邪人殺主殺人子產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大政美名昔者叔達帝命殛之于羽山帝堯也殛而殺也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羽山之淵既死而神化也既實爲夏郊。禹有天下而郊祀也三代舉之廢其禮夫鬼神之所及吉凶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紹繼也殷周祀之是也是故天子祀上帝。上帝天也公侯祀百辟。以死勤事功及民者自卿以下不過其族親。今周室少卑。少微謂爲盟主統諸侯也晉實繼之。爲周禮也其惑者未舉夏郊邪。宣子以告祀夏郊。爲周祀也董伯爲戶董伯晉大夫神不歆非類乎戶主也五日公見子產。祭後五日平公有瘳故見之賜之莒鼎。莒鼎出於莒傳曰賜子產吾是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實財無以從二三子從隨其贈之屬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一卒之田爲晉上卿而又不及。其宮不備其宗器。宮室宗廟祭器宣其德行。

順其憲則使越于諸侯。越發諸侯親之戎狄懷之。懷歸以正晉國行刑不疚。病以免於難。免弑君之難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慾無藝。藝極也。桓子樂書之子。豈略則行志。略犯也。假貸居賄。居蓄也。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懷子之子。盈也。桓子昭子也。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亡於楚。奔亡也。夫郤昭子郤至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于國。於國著泰其身尸於朝。其宗滅於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三卿郤又又有五人。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樂武子之貧吾以爲能其德矣。能行賀若不辱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專獨受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桓叔韓氏之祖。曲沃桓叔也。桓叔生子萬。受韓以爲大夫。是爲韓萬。